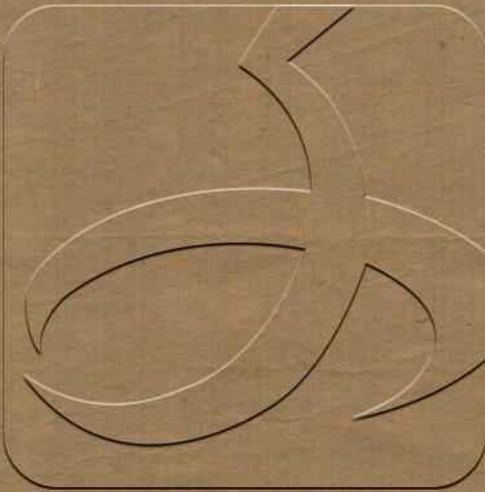


100-100
100-100
100-100



國朝文錄卷之六十三

志銘類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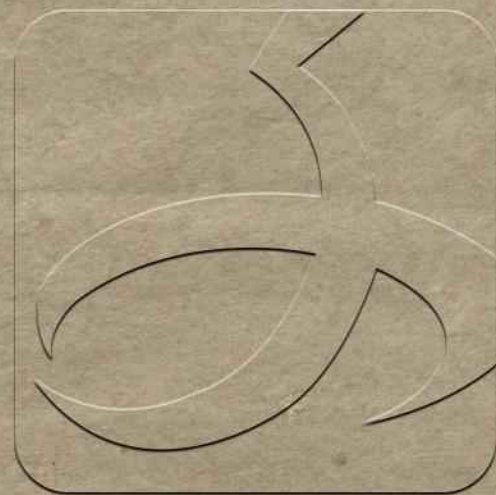
學濂墓塋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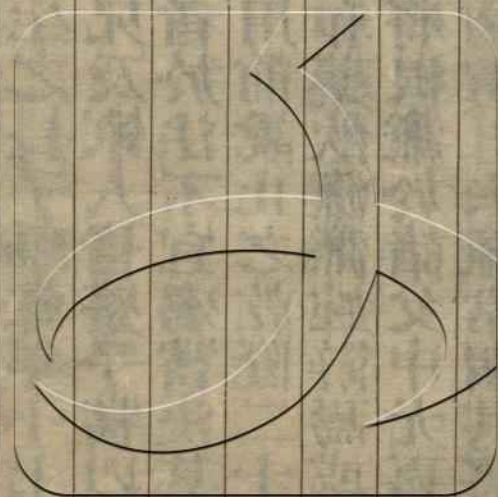
閻循觀



從兄季子先生之長子學濂年十七病羸逾年矣又病流注濂自知不起兄及家人皆覺予嘗以濂少而篤學好親老成又多遠慮三者於法不宜殤嘗決其必愈病日進兄將爲市附身物予猶用前說止之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八日子時竟殤兄好方嘗和藥飲濂濂婉辭焉或問其故曰疾不可爲矣飲而死吾父將恨濂於諸父中尤喜近余余性迂謹羣季聚處見予至率稍稍引去濂常謂其將歿也呼其父母弟妹及予語絕予始至傷哉銘曰
汝父之痛汝至矣吾不可以復助之謬作達詞以相解而未



國朝之金 卷之三
克盡吾之悲茲寫心以銘汝淚淫淫而不可揮



孝廉于先生墓志銘

張遠覽

先生姓于氏諱蓋臣字子忠西華下隄人也下隄之于尚勇
健好騎射往往秉節旄爲大帥田園狗馬音樂之盛甲於一
縣而先生獨用儒而貧先生幼讀書敏且勤長而益博在鄉
黨恂恂退讓無賢愚必以貌故內雖岸然自異而人人皆得
與先生親性介而好施嘗數日不舉火自非其子弟門人餽
之弗受也嘗有十金爲盜攫去久不得會縣有公事令與縉
紳畢會令語先生曰盜金者獲矣金具在卽奉金於座先生
曰吾久媿貧不能襄公事今聞修縣志願以此助筆札之資
令大驚堂下吏相與竊笑曰老人又不欲其家舉火矣初先
生於雍正二年舉於鄉至今三十餘年先生之同舉有列官
至九卿卽最次亦爲州縣校官而先生竟以窮餓終先生生

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乾隆某年月日年若干配某子凌雲
 以乾隆二十五年某月甲子葬於某里某原其門人來謁余
 銘曰先生之遺言也銘曰
 內振振焉而遭何薄也吏則必廉信綽綽也於社而祀焉云
 胡作也

清故光祿大夫兵部尚書彭公墓志銘 彭 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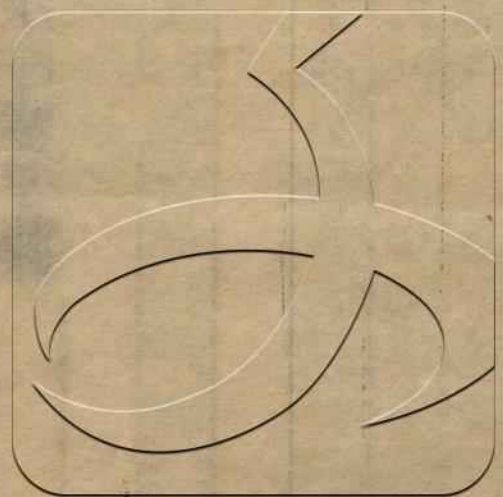
致仕兵部尚書長洲彭公年八十四以乾隆四十九年六月
 既望卒於家其年十二月既望葬於穹窿山之冠子嶺下夫
 人宋氏祔焉公諱啟豐字翰文其先江西清江縣人前朝洪
 武中徙家蘇州為長洲縣人曾祖瓏 國朝順治中進士官
 廣東長甯縣知縣祖定求康熙中進士及第官翰林院侍講
 父正乾太學生需次州同知皆贈光祿大夫吏部左侍郎加
 一級公九歲稍長稟訓父祖讀書敕行為文章援豪立就年
 二十七雍正五年會試第一 殿試復第一人翰林七為鄉
 試主考官再為提督學政累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
 書為人清瘦行步如鶴率胸懷無機以兵部右侍郎歸休謙
 謙儒生也其治家肅如主紫陽書院教育後進不倦公在官

凡四十年清身奉職未嘗曲意貴勢量治體所宜事不可
 便昌言之 先皇帝 皇帝嘉公忠實有文被以殊榮三旌
 光寵雖遠邨窮野婦人孺子皆知有公公歸九年迎 駕山
 東 詔復尙書銜又九年而卒子紹謙曹州府同知紹觀翰
 林院侍讀學士紹咸府貢生紹升進士紹節紹濟孫十人曾
 孫六人銘曰
 公先積善天鑒以默委祉公承而世厥德高上坎中斯藏斯
 息我銘不華來者是則

亡妻龔氏壙銘

彭 績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朔彭績秋士具舟載其妻龔氏之匱之
 吳縣九龍塢彭氏墓翼日葬之龔氏諱雙林蘇州人先世徽
 州人國子生諱用整第二女處士諱景駿之冢婦嫁十年年
 三十以疾卒在乾隆四十一年二月之十二日諸姑兄弟哭
 之感動鄰人於是彭績得知柴米價持門戶不能專精讀書
 期年髮數莖白矣銘曰
 作于宮息土中吁嗟乎龔



工部主事陳稽亭墓志銘

秦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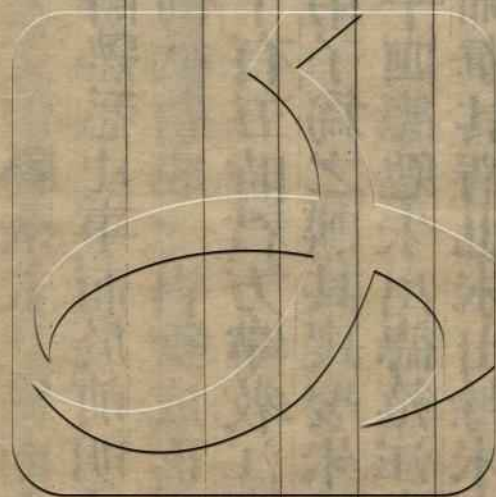
余在京師聞工部中向有三君子曰棲霞牟松巖昌裕陽山
 鄭貫亭士超及元和陳君稽亭三君子者余皆與往還而於
 稽亭尤習松巖貫亭先後遷御史以歿而稽亭為額外主事
 者十數年不得志浩然而歸逾年余亦自京師歸而稽亭已
 前一月逝矣其孤德勉等將葬君於硯山祖塋之次而先期
 來無錫泣請余銘其墓按狀君諱鶴字鶴齡又字馥初稽亭
 其號明成化宏治間有諱瑄者官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與吳文定王文恪善以直節著是為君十一世祖本生曾祖
 樹珏諸生積學勵行鄉黨所稱獨行君子者也祖燦張增貢
 生妣沈氏張氏本生祖燦策妣胡氏父廣勤諸生早世未娶
 以序立君為後本生父曾懋亦諸生妣郭氏唐氏自祖及本

生祖而下並遇 覃恩贈奉直大夫妣皆贈宜人君唐太宜人所出也生而穎悟始能言卽能讀杜詩稍長爲文輒工旣出後家難遽作貲產蕩然每丁本生父憂哀毀骨立雖降服猶終三年要經不除年二十五補博士弟子員有名嘉定錢竹汀先生大昕雅重之乾隆壬子舉於鄉以第四名魁其儕時年已三十六矣將應南宮試以大母春秋高不欲行大母強之行報罷歸而大母隨歿哭踊盡禮丙辰成進士以主事用在工部虞衡司行走告歸居於家者一年丁巳自家入都庚申學習期滿得 旨畱部而君又歸壬戌再入都而余以乙丑冬因蔡御史以識君君操行修潔不屑奔走競進出無車馬入直則假之於人其於人亦落落寡諧交遊自松巖貫亭而外不過數人而余以居相近越宿必過君君亦樂就余

門巷蕭然僅蔽風雨居平不肯受一無名錢惟以教授生徒自給君於余遇事侃侃直言輒以古人相規切余媿君君不余媿也松巖貫亭之沒君臨其喪哭之慟其歸也余送之猶以兩君表墓之文相屬余未及爲而今乃先銘君之墓悲已君善爲古文辭熟悉史事而於前明治亂得失尤畱意嘗仿李燾長編體例欲勒成一書垂成而沒沒於嘉慶十六年四月九日年五十有五時君方掌教江甯尊經書院以病歸歸而遽卒其門弟子爲之購其喪娶朱氏贈宜人繼娶汪氏封宜人俱先卒子四德勉朱出德范注出德沅德聚側室王出女五陶璐錢師慎其婿也朱出傳未字孫男二克家正家德勉出銘曰

志足以立事行足以勵俗無所施於時而天又奪之促嗟人

命之靡常莫不有生而卒歸於無何有之鄉繫斯人之云亡不獨為斯人傷而有感於世道之茫茫



馮仲廉孝廉墓志銘

蕭掄

嗚呼古文之不講於世久矣柳子云文以載道道也者天地
民物之故禮樂刑政之原孝弟忠信仁義之指聖賢所以脩
之於身而施之於天下國家者也今不此之講而一惟科舉
文字是為是亦學術之衰已當此之時而不錮於俗學不誘
於勢利日夜孳孳博觀聖賢之書以求指趣所在是非有志
之士而能然乎韓子有言志乎古者必遺乎今夫誠志乎古
人之道雖學之有至有不至而要為韓子之所許若仲廉者
豈非其人哉仲廉馮姓偉名偉人字仲廉其自號也世為太
倉潢涇鎮人曾祖璧祖漢州學生父懷璞太學生仲廉少穎
異自其成童已好讀古書不為章句之學弱冠與兄同補博
士弟子員兄俊字俊人亦有學行逾八歲為乾隆辛卯舉於

鄉一試禮部不第遂絕意進取益讀書治古文辭義法本之史漢而勅意造言必歸自得所著如生理本直論聖人前知論原天人之故原陰陽之故等篇皆卓然見道之言其他文亦近正少駁異者然仲廉不自是嘗語余吾徒作文非獨韓柳歐曾爲不可及卽明歸熙甫望之已在青雲上矣蓋仲廉深有見於斯事爲難奮其力以與古人相追逐知其不可及斯求其所以及之也然則充仲廉之志其進豈有量哉而不幸死矣沒後有以遺文示桐城姚姬傳先生者先生與余書稱其識見甚高爲近今未易有之材非妄歎也仲廉旣好書嘗得道士養生書讀之習導引之術屏除肉味時時棲僧舍中人因謂其溺二氏之說不知仲廉中歲多疾特借是以屏囂遠俗而非果有惑也觀其與人書云古之君子其自爲也

循循孝弟而已其爲學也孜孜禮樂而已未嘗言性言仁駕虛辭以市人也吾以爲孝弟禮樂保性莫大乎此存仁莫近乎此務爲大言自謂微妙而信常虧廢是孫卿所呵賤儒也又曰道之難言也不知藏之於心爲得由強索以自然由堅守以幾化心得之久口辨自忘嗚呼仲廉之學識如此而謂肯惑溺於異端者乎仲廉性孝友事兄如父撫庶弟如子兄病方計偕聞之輒馳歸比沒哭之過時而悲居恆訓子若從子必於禮義家貧授徒自給各視材器而成就嘗慨然謂士不可虛生必思有益於世惟教人爲善斯益之大者嗚呼以彼之志使得用於時豈其無所設施於天下者而窮約以死可悲也仲廉於乾隆五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卒年四十有八娶瞿氏無子以兄子恆爲己子著有文集十卷詩一卷劄

記八卷老子真解一卷恆將以嘉慶年月日葬君於某都之原以余之習知仲廉也來乞銘故爲論其志之所存而糸之以銘銘曰

匪抗其志曷瘁其躬豈其有所樂乎此故不與世而苟同其文彬彬道則豐後有讀者當知公

魯賓之墓志銘

陳用光

吾友賓之少承其尊甫厚畚先生之學雄於文辭旣而慕朱海崖姚姬傳兩先生之爲古文晚更服膺姚氏之說躡虛無測深杳迎虛以就實雖較之向所取資於梁蕭統文選及柳子厚氏所爲者氣稍弛而其意欲壓抑以趨於成志未竟而遽卒嗚呼可哀也已君自乾隆壬子舉於鄉一再應禮部試不過遂絕意進取養親課子志以文自見及丙子冬母鄧宜人促之就試始北行成進士未殿試聞鄧宜人訃奔喪歸歸而與其兄繪啟視厚畚先生塋將以宜人耐遽與其兄同遘疾繪辰卒而君亦以亥亡嗚呼陰陽家言儒者不之信君兄弟同日卒人以爲有所干觸於形家之禁忌君家世有厚德而君復志學不懈豈天之於君子亦聽其氣數之偶值而

不能為之主耶嗚呼天之生才不易而不能維持之以觀其成何也君與其從子習之嗣光及余皆以戊子生少同學志相得習之山木先生子也三人者同為朱姚之學山木先生導之也君丁丑來京師余招之居余家與追憶少時同學事悼習之之前卒而交相勵以姚先生之所期及奔喪歸以鄧宜人之墓志屬余為之辭及至家再以書來未幾而君之訃又至今乃兩脫其藁以寄君之子蓋濯然不知涕泗之交落也已君卒於嘉慶某年月日距其生於乾隆戊子年某月日得年五十有一曾祖瑗仕至通政使司右通政妣鄧氏饒氏皆封淑人祖京廣西平南縣知縣妣梅孺人父鴻癸未科進士為河南沈邱孟縣知縣有循績姬傳先生嘗表其墓妣涂氏鄧氏皆封宜人君娶黃孺人前卒生子仁再娶鄧孺人生

倬佑倬儀仁倬皆縣學生孫一君之葬未有期也諸孤以書求乃敘次以志予哀而為之銘曰

肝山之清君其氣兮黎水之澄君其志兮磬折委蛇抱仁趨義兮峩峩閭闔森翼衛兮天孤君才莫謁於陛兮世有昌黎孰交臂兮翺樵籍湜君欲軼其次兮不懈以成乃邁之厲兮以葬以學孰終君事兮以瞑君目以勗君嗣兮

鄧宜人墓志銘

陳用光

鄧宜人魯厚畬先生鴻繼室也考諱景唐南城人候選州同知母某氏厚畬先生初娶於同邑涂氏有賢德早卒及宜人來歸而翁姑皆稱其宜家性儉約後雖居官署未嘗衣羅綺厚畬先生將引疾歸惟宜人勸之曰君性剛早退是乃所以為福也其識之明決如此幼子續以壬子舉於鄉自壬戌後

未嘗應禮部試至丁丑宜人促之行續不獲已與計偕遂成
進士未 廷試聞宜人訃歸以書來屬其友陳用光爲銘幽
之文曰吾先君知子子又嘗謁見吾母茲其所以請也宜人
於嘉慶二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卒距其生某年月日享年九
十有一子四紳繪綬續孫七英薰郡學生仁倬縣學生佑俛
儀曾孫二厚畚先生新城中田里人也與先大父凝齋府君
以學行相友善後移居於南城之北門用光每過郡城山木
先生輒攜以謁先生嘗曰子鼻以上似凝齋云用光與
續同歲生先生嘗患續體弱山木先生指用光語曰是子幼
固多疾者弱不足患也厚畚先生喜賓客每治具必宜人手
爲之必豐以潔用光過郡城輒喜就宜人家飯蓋兩家之遊
從若此續旣成進士奉諱歸人固冀其補與 廷試入館閣

乃未幾而續之訃又來蓋營葬宜人而與其兄繪先後一日
同卒於山中矣余旣重悲續乃按續所爲宜人行狀略其瑣
細而撮其要以俟諸孫之營葬於他日銘曰
上壽旣登孫曾繩繩旣康且甯慮周於世趣子就試以終教
事愴麻衣之南歸兮志營葬而空齋兮惟人事之不可齊兮
豈速子以成名兮乃厄運之前知兮終耐永吉孫曾之綏兮

父也已趨前伏地以父呼其人大驚扶掖既相問良然相持大痛不已遂迎以歸盡孝養者十餘年君生平專爲人司會計甚貧困且未嘗深讀書而頗篤於內行嘉慶某年卒年六十妻柳氏先喪無子合葬傳家山與同祖父墓相鄰近同嘗爲記云吾子孫省墓者當併祭君及外祖教諭公銘曰猗嗟舅氏旣孝而恭如何上帝降以鞠凶始毀其家回祿祝融繼而矜獨備於一躬親朋不知但曰君窮行韜名晦識者甥同萬里迎親於蜀之中誰與媿者壽昌朱公人視爲窮天視爲通鑒此銘刻母悲幽宮

泗州訓導黃潛夫墓志銘

毛嶽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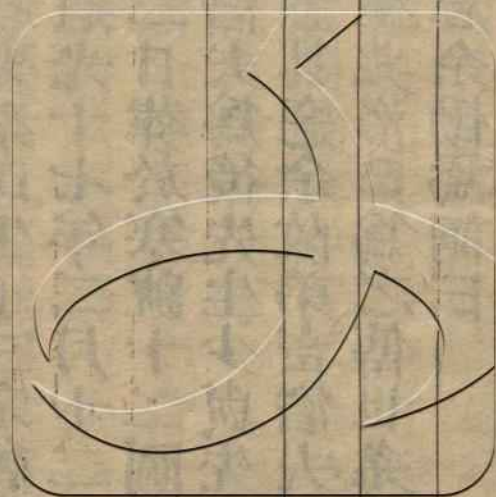
余友潛夫名汝成字庸玉世爲嘉定人黃忠節公族裔也其暴疾亡余哭視其殮又爲文以祭後又序傳其遺書潛夫爲人仁厚豪達狀貌瓌偉善辯說戲謔樂任人艱鉅無親疏厚薄苟當其意告以緩急卒累出千金不悔而內行則極誠謹無過差平居衣服飲食率節儉其爲學自天文輿地麻律訓詁以及水利河渠漕運賦稅鹽鐵錢幣莫不洞其奧蹟參諸世會詳其所以利病得失而爲文則又明博簡慎知要嗚呼學問人材之衰其賢者務殫窮於名物度數弗尙氣節至於施設張弛激昂奮發以求利濟卒惟綜覈補苴而已其明道術之原知變通壹出閎廓動合體用者鮮矣余窮於世頗以冀望潛夫或顯達有所建白爲不負學識迺久困伏遽喪悲

夫始余與潛夫尊親子仁善少時數往來其家潛夫時年十
三四熟習文史已博辯古昔賢奸治亂後更濬闢深造余遠
遊歸輒累月畱其家益相從講說德業閒或賦詩飲酒登陟
笑語爲樂余性隘而文行豈無可議嘗面折其短而潛夫則
自少至壯羣居獨處無片言不足余者聞余言善則幡然從
意不合則必積日逾時論定乃止視余困亨如己憂憤悅豫
無弗同又數濟余急而誠敬率有餘於財其家世居西谿上
谿旁頗饒竹木嘗欲買田築室佚余老雖弗果意誼篤矣昔
莊子曰自惠子之亡也吾無以爲質矣余自潛夫歿居恆偃
偃出入語默若失其宗形然後知莊子之言爲悲夫莊子達
於死生離合曷然於萬物之表而其言之悲猶若此矧惠子
雖賢未必過莊子而潛夫學行論著則實有助余者也潛夫

著書成者日知錄集釋刊誤古今歲朔實校補文錄凡四十
四卷未成者春秋外傳正義若干卷少爲縣學廩膳生歲饑
勸分議敘得通判銜後入貲爲縣學官選安徽泗州直隸州
訓導以憂未赴娶秦氏生子三宗魯宗文宗英女三長字張
氏潛夫歿於道光十七年二月十二日春秋三十九以二十
年三月二十二日葬於寒號十二圖李圩初潛夫世父損之
先生無子以潛夫爲後先生少與先府君同受業於錢少詹
事將歿屬余志其窆余故弟畜潛夫而往爲之銘又潛夫亡
時武進李先生兆洛已爲之傳世系皆具迺略次其生平趣
舍遊從長言志余慟焉詞曰

垓堯爲盜兮附嘍是崇博學無命兮淳仁以凶義爲其質兮
德爲華奚不逮兮隕厥躬數逢其嗇兮匪其窮安其藏兮歲

窈而隆



國朝文錄卷之六十四

傳狀類一

吳同初行狀

顧炎武

自余所及見里中二三十年來號爲文人者無不以浮名爲務而余與同邑歸生獨喜爲古文辭砥行立節落落不苟於世人以爲狂已而又得吳生吳生少余兩人七歲以貧客嘉定於書自左氏下至南北史無不纖悉強記其所爲詩多怨聲近西州子夜諸歌曲而炎武有叔蘭服少兩人二歲姊子徐履忱少吳生九歲五人各能飲三四斗五月之朔四人者持觥至余舍爲母壽退而飲至夜半抵掌而談樂甚且日別去余遂出赴楊公之辟未旬日而北兵渡江余從軍於蘇歸而崑山起義兵歸生與焉尋亦竟得脫而吳生死矣余母亦

不食卒其九月余始過吳生之居而問焉則其母方煢煢獨坐告余曰吳氏五世單傳未亡人惟一子一女女被俘子死矣有孫二歲亦死矣余既痛吳生之交又念四人者持觥以壽吾母而吾今以衰經見吳生之母於悲哀其子之時於是不知涕淚之橫集也生名其沆字同初嘉定縣學生員世本儒家生尤夙慧下筆數千言試輒第一風流自喜其天性也每言及君父之際及交友然諾則斷然不渝北京之變作大行皇帝大行皇后二誄見稱於時與余三人每一文出更相寫錄北兵至後遺余書及紀事一篇又從余叔處得詩二首皆激烈悲切有古人之遺風然後知閨情諸作其寄興之文而生之可重者不在此也生居崑山當抗敵時守城不屈以死死者四萬人莫知屍處以生平日憂國不忘君義形於文

若此其死豈顧問哉生事母孝每夜歸必與母言所與往來者爲誰某某最厚死後炎武嘗三過其居無已則遣僕夫視焉母見之未嘗不涕泣又幾其子之不死而復還也然生實死矣生所爲文最多在其婦翁處不肯傳傳其寫錄在余兩人處者凡二卷



申甫傳

汪琬

申甫雲南人任俠有口辯爲童子時嘗係鼠嬰於途有道人過之教甫爲戲遂命拾道旁瓦石四布於地投鼠其中鼠數奔突不能出已而誘狸至狸欲取鼠亦訖不能入狸鼠相拒者良久道人乃耳語甫曰此所謂八陣圖也童子亦欲學乎甫時尙幼不解其語卽應曰不願也道人遂去天啟初甫方爲浮屠往來河南山東間無所得入嵩山復遇故童子時所見道人乞其術以師禮事之道人瀕行投以一卷書遽別去不知所之啟視其書皆古兵法且言車戰甚具甫遂畱山中習之逾年不復爲浮屠學矣已而瘞其書嵩山下出游潁州客州人劉翁廷傳所劉翁故潁州大俠也門下食客數百人皆好言兵然無一人及甫者劉翁資遣甫之京師甫數以其

術干諸公卿嘗不見聽信愍帝卽位北兵自大安口入遽薄京師九門皆晝閉於是庶吉士劉公之綸金公聲知事急遂言甫於朝愍帝召致便殿勞以溫旨甫感泣叩首殿墀下呼曰臣不才願以死自效遂立授劉公爲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金公以御史爲參軍而甫爲京營副總兵然實無兵予甫聽其召募越三日募卒稍集率皆市中窶人子不知操兵者而甫所授術又長於用車卒不能辦方擇日部署其衆未暇戰也當是時權貴人俱不習兵與劉公公數相左又忌甫以白衣超用謀先委之嘗敵日夜下兵符促甫使戰而會武經略滿桂敗歿於安定門外滿桂者故大同總兵官宿將知名者也以赴援至京師愍帝方倚重之旣敗京師震恐甫不得已痛哭夜引其衆縋城出未至蘆溝橋衆竄亡略盡甫親

搏戰中飛矢數十遂見殺於是權貴人爭咎甫而譏劉公金公不知人及北兵引歸竟無理甫死者距甫死數日劉公復八路出師趨遵化獨率麾下營孀孀山遇伏發督將士殊死戰逾一晝夜諸路援兵不至亦死之

汪子曰當是時士大夫往往訐申甫之學又責其不善用師說以予所聞核之皆非也夫歐烏合之士以臨強盛之敵其勢已不相當而諸文法吏又欲引切繩墨以持之甫雖祈不死豈可得哉善乎馮唐之告漢孝文曰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蓋自古歎之矣予所敘甫事得之劉子體仁體仁得之其父廷傳云

乙邦才傳

汪琬

乙邦才字奇山山東青州人明愍帝時以隊長從監軍太監

擊賊河南江北閒主者未之奇也總兵黃得功與賊戰於霍山得功乘勝舍其大軍單騎前逐賊陷淖中賊圍之數重射殺得功所乘馬得功亦仰面射賊洞胸與之相持會天欲暮所餘二矢耳得功自分必不免而邦才適自別道馳還登高望見之識其胄曰黃總兵也大呼復馳之賊散走得功乃自拔上邦才授以已馬分箠中矢與之步從得功且走且反射凡殺追騎十餘人始得及其大軍於是得功德邦才以語主者主者始大奇之稍拔爲標下材官而是時有張衡者從總兵劉良佐亦以驍勇知名賊兵圍六安危甚提督馬士英帥軍救之始至立斥其左右副將而號於諸軍曰孰爲乙邦才張衡者入見兩人廷謁卽牒補副將以其兵授之出文書曰爲我入六安取太守結狀以報兩人則應曰諾卽出簡壯士

三百騎與之約使人持一角十人共建一燧夜趨賊營突貫賊陣遂入城周城而呼曰大軍至矣城中人大喜合謀兩人者促太守具食食已揮太守曰署狀急懷其狀復引騎盲圍出賊大驚已而知其邦才衡也皆止不敢逼旣得報竟不亡失一騎自兵興之後穎壽六安霍山諸州縣數被寇邦才常在其閒大小十餘戰破圍陷陣所俘馘無算主者或攘其功或移諸他將者數矣同列爲邦才不平時時諷之使言輒謝曰此吾衆不惜死耳我一人何能爲終退讓不自言也宏光帝卽位史公可法出督師願得邦才與俱以總兵官駐揚州未幾大清兵至而邦才戰敗死矣邦才形貌僅及中人白皙幼準猿臂而盜腰善投壺本不知書而進止安雅敬禮士大夫與穎州劉子公勇善

汪子曰予讀公勇所書乙將軍始末輒慨然想見其人因稍刪潤之如此公勇又云邦才素不飲酒獨好美婦人某嘗遇之濠上直其獵還為某席地置酒自彈琵琶命侍姬歌秦聲和之意懽甚已復置琵琶於膝注視某曰邦才自出行間數受上方銀幣之賜致位大將所可報國家者惟此身耳幸而所轄無事不能不以聲色自娛一旦有警且判此為國家死矣其後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張衡者不知其所從始自言山西人在劉良佐軍中軍嘗御衡獨身斷後以是亦積功至總兵官云

邵宗元傳

汪琬

邵宗元字元汭徐州人明崇禎末為保定府同知署府印十七年春流賊李自成破居庸關將寇京師保定人震恐宗元

與總監方正化故光祿少卿張羅彥糾鄉兵二千人登陴無何督師閣部李建泰退兵抵保定謀入城守城者不納建泰不得已遣監軍御史金公毓峒與城上人盟始得帥其麾下百餘人入居公廨先是建泰嘗遇賊陰有異志矣而宗元等皆不之知也已自成陷京師遣偽將劉方亮趨保定方亮射書城上誘降具言京師覆沒保定孤城無援狀建泰得之匿其書促召眾議事廨中眾稍集建泰從容曰諸君亦聞京師之變乎眾曰竊聞之而未審也建泰乃出賊所射書以示眾眾方傳觀其書宗元後至見之勃然曰吾輩受國家厚恩宜以死報安能覩顏向狗豕求活耶當是時知府何公復者甫之任未暇受府印也印猶在宗元所建泰遂曰吾欲得君印印文書為保定數萬戶請命不則必被屠殺奈何宗元乃涕

泣被面不言久之已復大呼曰曩知府來不受印宗元所以
不固讓者以守城之議倡自宗元故也此時卽知府爭印亦
不與况閣部將劫取之以授賊乎因目建泰數之曰嗟乎宗
元一江北老貢生耳位不過郡丞碌碌無足比數然猶不忍
背主苟活閣部固名甲科受任將相縱不自愛惜獨不記出
師時 皇帝親祖正陽門以武侯晉公相期待耶顧喪心若
此建泰瞠目無以對而其麾下士大譁欲兵宗元宗元急擲
印建泰前曰任若所爲因拔佩刀將自剄衆或抱持之宗元
哭衆亦哭最後張光祿金御史至復取印授宗元相率引出
建泰獨居廨中仰天嘆曰嗟乎我爲保定士民計耳此一舉
無噍類矣獨夜縋其私人出陰與賊約降越明日城陷宗元
乃挈印自投城下爲羣賊所執賊搜得其印欲奪之宗元大

罵固不與遂爲賊所殺猶手持印不解賊斷兩指取以去正
化與何知府皆死張光祿兄弟婦女二十餘人亦皆死而建
泰竟率其麾下降於賊矣建泰旣降又遣使者持一矢招金
御史御史且走且手折其矢厲聲訶責使者有綠衣賊尾御
史入三皇廟御史出不意奮拳迎毆賊仆之遂抱監軍印急
趨廟前古井中亦死越數年保定人立祠祀諸死事者宗元
與焉血食至今

汪琬曰甲申之變保定據孤城後京師五日而陷其以死殉
者甚衆諸生陳禧有上谷紀事述之詳矣予獨慕宗元罵李
閣部語侃侃壯偉故略其始末如此

江天一傳

汪琬

江天一字文石徽州歙縣人少喪父事其母及撫弟天表具

有至性嘗語人曰士不立品者必無文章前明崇禎開縣令傅巖奇其才每試輒拔置第一年三十六始得補諸生家貧屋敗躬畚土築垣以居覆瓦不完盛夏則暴酷日中雨至淋漓蛇伏或張做蓋自蔽家人且怨且嘆而天一挾書吟誦自若也天一雖以文士知名而深沈多智尤爲同郡金僉事公聲所知當是時徽人多盜天一方佐僉事公用軍法團結鄉人子弟爲守禦計而會張獻忠破武昌總兵官左良玉東遁麾下狼兵譁於途所過焚掠將抵徽徽人震恐僉事公謀往拒之以委天一天一腰刀抹首黑夜跨馬率壯士馳數十里與狼兵鏖戰祁門斬馘大半悉奪其馬牛器械徽賴以安順治二年夏五月江南大亂州縣望風內附而徽人猶爲明拒守六月唐藩自立於福州聞天一名授監紀推官先是天一

言於僉事公曰徽爲形勝之地諸縣皆有阻隘可恃而績谿一面當孔道其地獨平迤是宜築關於此多用兵據之以與他縣相犄角遂築叢山關已而清師攻績谿天一日夜援兵登陴不稍怠閒出逆戰所殺傷略相當於是清師以少騎綴天一於績谿而別從新嶺入守嶺者先潰城遂陷大帥購天一甚急天一知事不可爲遽歸屬其母於天表出門大呼我江天一也遂被執有知天一者欲釋之天一日若以我畏死耶我不死禍且族矣遇僉事公於營門公目之曰文石汝有老母在不可死笑謝曰焉有與人共事而逃其難者乎公幸勿爲吾母慮也至江甯總督者欲不問天一昂首曰我爲若計若不如殺我我不死必復起兵遂牽詣通濟門大呼高皇帝者三南向再拜訖坐而受刑觀者無不嘆息泣下越

數日天表往收其尸瘞之而僉事公亦於是日死矣當狼兵之被殺也鳳陽督馬士英怒疏劾徽人殺官軍狀將致僉事公於死天一爲齋辨疏詣闕上之復作籲天說流涕訴諸貴人其事始得白自兵興以來先後治鄉兵三年皆在僉事公幕是時幕中諸俠客號知兵者以百數而公獨推重天一凡內外機事悉取決焉其後竟與公同死雖古義烈之士無以尙也予得其始末於翁君漢津遂爲之傳

汪琬曰方勝國之末新安士大夫死忠者有汪公偉凌公駟與僉事公三人而天一獨以諸生殉國予聞天一游淮安淮安民婦馮氏者割肝活其姑天一徵諸名士作詩文表章之欲疏於朝不果蓋其人好奇尙氣類如此天一本名景別自號石嫁樵夫翁君漢津云

宋烈女傳

汪琬

禮曰女子幼從父兄嫁從夫顧有未嫁而殉其夫者或疑之以爲過竊嘗論之君臣夫婦一也士庶之未委質者猶女子之旣字而未嫁者也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然則不居其位不食其祿與居其位食其祿而非有軍師邦邑之責者先王固不輕責之以死也然而夷齊餓死首陽之下則孔子稱之童汪錡死於郎之戰則許其勿殤夫夷齊未嘗事紂也汪錡不在成人之列又非有祿位於魯者也由是言之是皆可以無死及其旣死而孔子曾不以爲過得非世教旣衰人倫道息凡忠孝義烈之行聖人急欲借之以砥礪末俗而不嫌其矯激者與其又何疑乎女子之殉夫也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然則媒

氏行而可以知名矣聘幣具而交親之分可以定矣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對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此言女子於其夫之死必服斬衰以弔也夫生則有交親之分死則服斬衰之服如是而遂以身殉之其何過之有吾於是傳宋烈女之事烈女名典姐家於蔚州之西崖頭其父有懷故農夫也烈女性樸謹不苟言笑年十六許嫁千字邨人蘭州廝蘭氏貧不能聘康熙四年正月甫聘而州廝暴死訃至烈女方春穀遠輟春慟哭欲以死殉者屢矣父母多方譬慰之意若稍解者已而乘其母出徑裂蘭氏所聘羅數尺縊死寢戶旁及斂顏色如生於是邨中諸父老走白諸州州以聞上官而前光祿寺丞魏環極先生其州人也書其事寓予予謂烈女生長農家非素聞姆氏之誠

者也又非嫻於詩書之文而習知禮義者也願一旦慷慨殺身雖名家士族亦有所不逮此其義烈出於天性夫豈得以矯激少之哉予故備論焉

王烈女傳

汪琬

王烈女者小名玉陝西郃陽之世族也父圖南母康氏烈女生始數歲孝謹聰慧其祖母尤愛異之指示家人曰若男也必興王氏宗矣稍長許聘韓城張某會梁山以北盜起晝夜侵掠死傷者載道諸劫帥又好竄取婦女為質以邀厚利多者償至千金由是郃陽韓城皆苦盜順治五年盜攻百良堡一夕破之烈女家在堡中家人聞盜且至悉散走烈女知不免亟起告母康曰兒必死之必不以身受汗為王氏恥也言未竟母子相顧泣下俄而盜入其室牽烈女以去既入山烈

女陽陽如平時顧反用好語給盜曰某一羸弱女子耳勢不能遁且家已破敗遁將焉往盍少見寬乎盜意憐烈女且然其言守衛者稍解烈女竊出營外願見道上智井遂投入以死冬十一月某日也年十有六當烈女死時諸係繫婦女在旁具見其狀爭噴噴驚異有爲盜所辱者或更俛首歎息用以自愧云越數日堡中稍定王氏四出購求烈女或指示尸處始得歸殯其後十一年烈女母弟又且中己亥進士在京師述其事命予爲之傳

汪子曰予讀野有死麕之詩喟然歎古之婦女抑何柔順貞正雖至於扞禦強暴而猶婉曲其詞如此也今觀烈女之誑賊與其所以赴死者豈不有詩人之遺耶邵陽本有莘氏故地爲周后妃太姒所生洽水經焉所謂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是也蓋其風教由來者久矣

書沈通明事

汪琬

淮安沈通明字克赤嘗爲前明總兵官任俠輕財好從中原士大夫游士大夫皆稱之數與賊戰有功順治二年先是有巡撫田仰者素習通明之爲人加禮遇焉至是見明將亡遂屬其家通明而身自浮海去通明匿仰妻子他所會王師渡淮購仰妻子急蹤跡至通明家且并捕通明是時通明已散遣所部杜門久矣捕者凡十餘輩合謀圍其居通明走入寢門飲酒數斗裂束帛縛其愛妾負之背而牽騎手弓矢以出大呼曰若輩亦知沈將軍耶遂注矢擬捕者皆遂巡引卻通明疾馳與愛妾俱得脫僦居蘇州變姓名賣卜以自活未幾愛妾死意不自聊入靈巖山祝髮爲浮屠已復棄浮屠服

北訪故人於鄧州通明故魁壘丈夫也美鬚髯以飲酒自豪
又善度曲每醉輒歌呼鄧州市上閒以曼聲襍之酸楚動聽
一市皆以為狂而彭公子錢其州人也素有聲望於江淮閒
方罷巡撫家居獨聞而異之偵得通明所在徒步往與之語
通明默不應已詢知為彭巡撫乃大喜吐實公捉其手曰君
狀貌稍異必將有物色之者非我其孰為魯朱家耶引與俱
歸公亦豪於酒日夜與通明縱飲甚懽居久之遇赦始得出
通明少以勇力聞嘗與賊戰賊射之洞胸通明急拔矢裂甲
裳裹其創往逐射者竟殺其人而還由是一軍皆壯之今且
年八十餘膂力稍衰矣飲酒猶不減少時任俠自喜亦如故
也始居蘇州變姓名曰申宗耿及為浮屠又名元弁劉吏部
公勇曾有序贈之至比諸前宋姚平仲龍伯康云夫明季戰

爭之際四方奇才輩出如予所紀乙邦才江天一及通明之
屬率凋儻非常之人意氣幹略橫縱百出此皆予之所及聞
也其他流落澳沒為予所不及聞而不得載筆以紀者又不
知幾何人然而卒無補於明之亡者何與當此之時或有其
人而不用或用之而不盡至於廟堂枋事之臣非淫邪朋比
即闕茸委瑣懷祿耽寵之流當其有事不獨掣若人之肘也
必從而加媒孽焉及一旦僨決潰裂援手無策則概誣天下
以乏才嗚呼其真乏才也耶詩有之誰秉國成不自為政此
予所以歎也

曹孝子事略

汪琬

孝子名廣攄字蘊青今兵部侍郎曹公國柄之長子也以蔭
入國子監年二十五會其母夫人病乃割股肉為羹以進母

飲之而瘳先是孝子亦病既割股匿其創不告創驟受風病遂亟逾若干日沒實順治十有八年也於是顧御史如華傳之詳矣因略其事如右或問於予曰毀傷肢體以至於死此非古聖人訓也又非國家之令甲所聽也孝子豈未之知耶予應之曰奚爲其不知也當其勢危而情迫藥之不瘳禱之不應欲控籲而靡所亦矣暇古訓之遵而禁令之郵耶故雖死無憾也嗟乎昔之君子效命於君父者多矣今之君子能乎否也既不能勉焉爲之而還譎巧謬之輩則又援聖賢之說以自解借令甲之似以祈逃免其罪辜相縻以虛名而相塗以文具此風俗所以益媮而急難危亡之時天下所以無臣子也論者不此之咎而顧以毀傷絕滅議孝子孝子不幸死矣然且不免於議得非重不幸歟此論者之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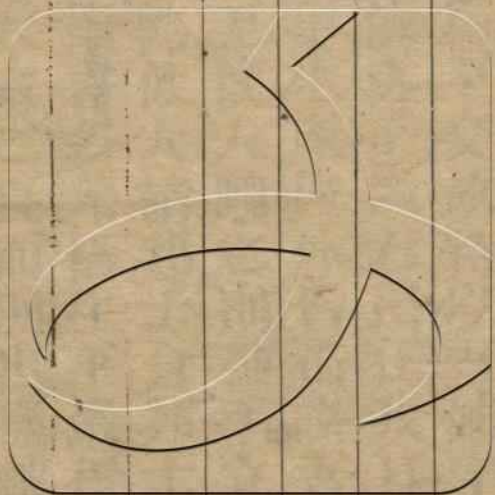
黃孝子事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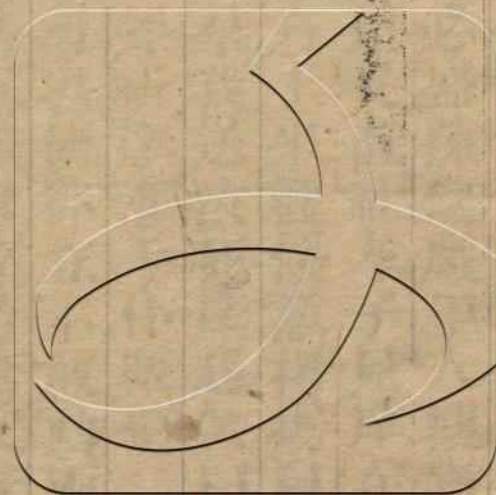
汪琬

孝子名洪元丹陽人其父國相以武斷豪於里中有虞庠者好持吏短長負緣告訐與國相同里不相能遂發國相陰事欲致之罪國相行賄得不坐庠反以誣受杖乃僞引謝具酒食交權而私遣惡少年訶國相會國相被酒夜行從其後摔項反接之負以石沈諸河里人皆心知庠所爲也莫敢問時孝子與弟某皆幼其後稍長微聞之乃哭告母曰殺吾父者虞庠也母急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及矣孝子每號慟母輒呵禁之於是中夜飲泣至且且椎床曰死耳母亦泣曰汝父未葬我老矣俟我死則聽汝孝子始受命兄弟其適市數市利斧藏之虞庠頗自疑更好言慰孝子曰孺子未婚吾婿汝孝子陽謝曰公我丈人行也得爲公婿幸甚退而切齒曰賊奴

欲以而女易吾父耶久之母死既合葬兄弟哭拜墓上曰兒飲血含憤十年矣今日願與父母訣遂懷斧往來迹庠未得閒故事春社必盛陳優戲里人觀者環集初國相亦以社時被酒遇害至是又直社孝子見庠在社所馳歸呼其弟各挾斧往殺庠庠方上坐觀優意揚揚自得也孝子直入肩擠之字謂庠曰逸羣我送汝死庠起笑曰孺子醉耶乃瞋目答曰將醉汝血援斧斫庠應手仆衆驚二子橫斧揮其衆大呼曰去去毋嘗我刃也皆卻立不敢動兩斧並下庠遂死於是四顧拱手謝曰某無禮倉猝乃驚父老復兄弟挾斧緩步出翌日詣縣自陳狀有司義之免其弟頌繫孝子於獄康熙十一年四月某日也後一年上官竟脫孝子罪云

汪子曰賀君瑒若孝子同縣士也善古文辭嘗傳孝子甚奇予既慕孝子且愛重賀君之文故節其事如右





邱維屏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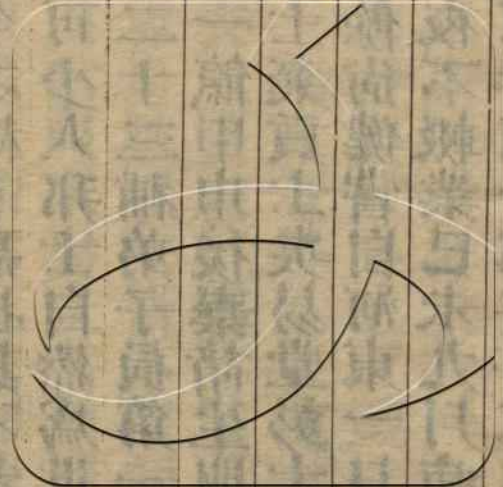
魏禧

邱維屏字邦士甯都河東人禧之姊之壻也祖一鵬萬厯丙子舉人官至湖廣按察司僉事以廉聞天下父如泰直諒好學先徵君與爲至交故特以吾姊字邦士也或謂邱生貧甚君女不思噉飯處乎徵君曰在我耳分僮婢田宅錢財嫁之而邦士性不事生產內外皆倚辦吾姊嘗絕炊姊屬邦士借米隣家久不至使人瞞之則袖手立塘塍上看往來行人姊別借米炊既熟使人請邦士食邦士食竟亦終無一言也爲人高簡率穆讀書多元悟生平最得意所自作時文謂包籠三百年先輩大家之長而別出機軸然其所作古文乃獨爲吾黨所推性靜默與人對數日不發一言不識者以爲村老嘗不與拱揖有問之者日夜言娓娓不倦至爭辨事理輒高

聲氣涌面發赤頷下筋暴起如箸嘗與予爭辨時文體制盡善及繼統者必爲之子至座中人皆罷酒聲震山谷鼾睡者悉驚寤不爲止廉於財非其義一介不取也志意慷慨若揮擲千金不介意者與人必誠直視達官貴人與田父牧子無異所居室如斗大牀竈雜碗雜陳衣冠敝不能易然人嘗迎致精舍居之衣以裘緞直著不辭蓋視之與陋室敝衣等云晚尤精泰西算易數麻法皆不假師授冥思力索而得之桐城方公以智以僧服來易堂嘗與邦士布算退而謂人曰此神人也青州翟君以翰林院出知韓城傲僻苛暴獨禮迎邦士講易數邦士著易數書偶乏紙卽用牌票紙背書之翟君悉以錦軸裝潢其草稿敬事如師禮而暴亦爲少霽青州宰相欲邀一見邦士卒不見也所著易勦說易數麻書高三尺

許皆垂成未竟他時文雜古文各百數十篇邦士爲文深思窮力一字不輕下嘗數月數日不成篇既脫稿隨手散漫或爲鼠嚙去或人傳覽相失亦不自惜也予嘗謂易堂諸子曰邦士和而介今之桮下惠也其不恭亦絕似之又曰吾輩立意爲世所不可少人邦士自然爲世所不可及人諸子以爲定論邦士年二十三補弟子員第一督學侯公峒曾奇賞其文再試皆第一餼甲申後棄諸生服同諸子隱翠微山中時人高之謂邦士棄貢士矣易堂彭士望曰邱邦士乃棄會元邦士年六十餘尙健嘗自河東一日往還翠微山教授弟子手批口講日夜不輟業已未九月病噎不食死年六十六先是淮海閻氏以椿蘭一疋將書求爲其妻銘墓未作也死之先日邦士命家人取蘭出曰以付冰叔還淮安閻氏時予方

國朝文錄卷之六十五
就醫泰和未歸邦士易堂之一禧少蓋從邦士學古文也



國朝文錄卷之六十五

傳狀類二

天同一生傳

王錫闡

天同一生者帝休氏之民也治詩易春秋明律厯象數學無師授自通大義與人相見終日緘默若與論古今則縱橫不窮家貧不能多得書得亦不盡讀讀亦不盡憶間有會意即大喜雀躍往往爾汝古人所爲詩文不必求工率意而出意盡而止或疑其所有諷刺然生置身物外與人無忤也帝休氏衰迺隱處海曲冬縮夏禡日中未爨意恆泊如惟好適野悵然南望輒至悲歛人咸目爲狂生生日我所病者未能狂耳因自命希狂號天同一生天同一云者不知其所指或曰即莊周齊物之意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國朝文錄 卷六十一
太史公曰予讀荒史見帝休之德軼於唐虞及其衰也多隱
君子無不操行詭祕如天同一生語云山高澤深風嘯雲吟
非帝休氏之爲山澤則風雲何從生乎

無悶先生傳

應撫謙

無悶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生於閭里幼未從達人游然性
好善見前賢長者則知景慕推戴之與友人交多樂從其有
志節者有從游之士輒語之以志道但居困窮澤不及物所
言者人未必信亦不敢強聒也其學亦適時不好禪不喜陸
王家言爲文章不詭合自怡說而已素不面諛崇獎氣類故
無黨生平未嘗言人過於人無怨惡大覃思於性命頗有所
得事親自孩提至壯強無欺隱父母酷愛之密友多窮交經
年不見與日見無異襟懷洞達無彼此至論學極不假借雖
舉世不以爲然亦自得也自三十以後絕意仕進苦志克治
好學至老不衰俛焉日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也殆所謂
困而學之者足迹不出百里而泰華溟渤皆於書冊見之生

國朝文錄 卷六十五
不及古人而羨農堯舜若接聲響也著書若干萬言人來觀者亦不吝但不炫之於人性樂沈靜不能趨走故不願有名譽也才拙於謀生之絕而不能自生者數矣幸而得度亦不能爲善後策待命而已親友有德於己已無以德之時慊慊焉人亦諒其無能不罪也終日書室少與俗交自以爲天之遇我厚也故號無悶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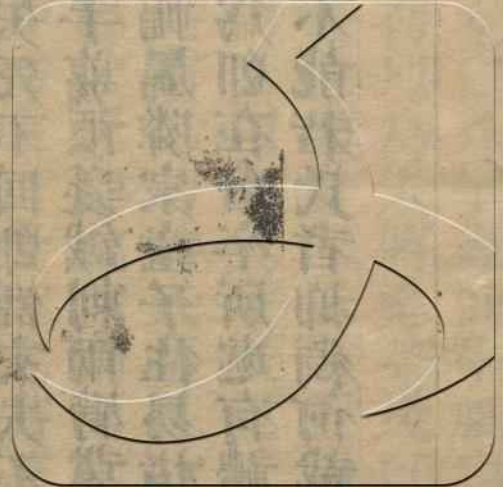
汪烈婦傳

王 槩

烈婦王氏夫汪姓江甯人始居江東門壩上賃春力頗勤既而嗜酒弛業并失厥居往依氏姊僦屋姊稍長於氏亦賢婦人適方姓日出負荷姊代人澣濯居積善橋北汪居橋南兩家相望可叫呼而應也汪僦居蔽其脊柱傾塌破竹撐拄其外中則閉以篋篷門當官道氏恆塞戶以扉板橫地晝夜坐臥擘績麻縷雨至翻盆潢澇四溢氏采荷葉覆頂移扉置水盞上手績不輟夫常與博徒李狎晚聚飲窮日夜不歸氏經宿無供頓輒丐隣姬市糠覈自餒冬日缺葶薦臥則自著衷衣而解裙衫覆足夫早起輒竊以償飲債氏兄遠歸見氏寒餒夫無狀特甚勸改適氏泣而謝曰婦人從一禮也夫死再嫁有志者尙恥之況生離乎居既久夫益困乃與其徒謀說

氏倚門氏正色拒之一日夫被酒再以狂言餽氏氏知終無
良往避於姊旋迫之歸歸已昏莫夫急招其徒李衣以已衣
腰閒束以已橐自外挈壺酒牛脰趨而直入置氏素所孳績
之敗几上氏初以爲夫將進茶棧旣而心動爨下把火照之
非是急棄棧於地轉身大罵夫匿隔篷閒亟拉氏出並坐氏
力拒且痛哭曰畜類不食汝夫見氏聲色頗厲隨挾以威橫
施撈踢體無完膚已乃縛氏楮柱竹上俾難轉側氏終不聽
夫與李拇戰轟飲沈醉枕藉兩兩歐吐狼藉滿地氏乃以口
齧縛縛解急奔姊家言受撻未嘗及逼迫狀夫酒醒知氏逸
去躑至姊所戟手詬罵姊不解故自送氏歸時氏有女歲餘
畱卧地上姊手抱授氏哺以乳潼而去姊旣去氏自忖無生
理泣而密縫衣襦自頂至鄰上下聯屬午夜提幼女出赴河

孺候女睡熟置之草上徑投水死閭閻歛錢葬之河岸
王子曰烈丈夫不可見矣見烈婦人亦足徵天地閒氣未嘗
絕也氏生閭閻中罔知詩禮能以大義自持素順於夫至夫
有不能順者矢死不回卽烈丈夫不相讓當其夫之始無賴
也泣而勸之手翦頂髮鍼刺兩脅冀其夫幡然悔悟當死之
夕又手裂裙幅屬隣家童子往易楮泉及少酒脯焚酌舅姑
嗚呼氏之所爲卽在倉卒所處有禮素講者或弗及彼詩書
禮義之家有不能若氏者抑獨何哉



吳伯裔伯循傳

侯方域

吳伯裔者少貧育於舅劉格格長者嘗舉孝廉家饒於財數
 推與伯裔千金以此得讀書交遊天下賢豪伯裔淹通古今
 高自稱許夷然不屑也弟伯循少裔八歲而讀書與裔等郡
 人劉瀚格之族父也嘗聞格言二子當富貴乃以其孫女妻
 伯循而盡以其財產贈之伯循之妻亦賢輒出私財佐酒食
 費而勸循從伯氏學循早舉明經為鄉進士而伯裔淹蹇後
 丙子伯裔乃舉孝廉循亦迄不第伯裔為人沈練英博慷慨
 負丈夫志論者以其出處在郭泰皇甫規之間為文章原本
 經術歸於大家嘗簡忽其時人人以此憚焉其實憐才好獎
 引文士見人有一言善者未嘗忘也伯循風流文雅美鬚眉
 善書生平事裔如父其學亦皆裔教之惟為詩稍輕不及裔

其餘制作溫湛悉中矩度皆不及見用以城破死而其父年七十餘兩目皆盲顧獨在賊去後伯裔婦程氏嘗使人僞爲裔猶狀立於父前父輒以手摩之而喜既乃審其妄坐土坑上搏膺而呼曰裔猶皆何往乎老人安歸乎哭大痛而無淚不絕聲三日亦以死程氏自乞木爲棺而葬之後其家求裔猶之死處卒不得而賈開宗曰有孔尙達者裔之同年生也嘗從闖賊見伯裔死時以目視尙達不語其色不撓而程山人自云城破時見兩賊以伯裔爲官繫而牽之伯裔抗聲言奴乃以我爲官我卽爲官豈從汝賊耶二賊更嬉笑諧謔疾驅之去噫可哀也裔字讓伯猶字延仲後皆與徐作霖同贈官

徐作霖張渭傳

侯方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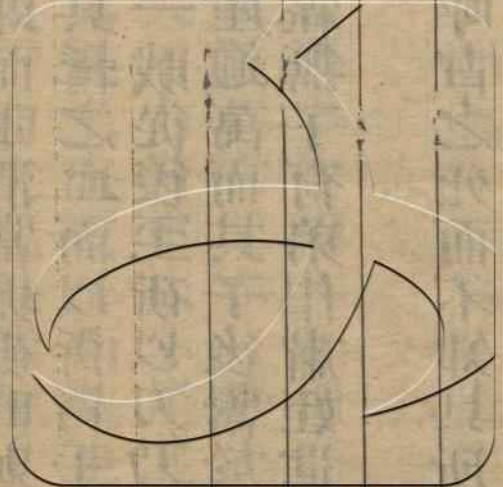
徐作霖者有雋才少不得志於有司以入貲爲諸生張渭曰朝廷歲一大縣補生徒百人小者亦四五十人每歲取天下之士且逾萬數而作霖以貲入豈不異哉張渭者慕徐渭之爲人因名渭自謂狂生人亦狂之使酒難近獨推作霖作霖短小精悍高辭盛氣遇人皆以奴畜之顧謂渭善也渭鬚繞其面髮毵毵然又騎馬折其左臂常踈曲類世之兒童戲繪以爲冥官像者短舌無正音醉後談天下事則袞袞不倦爲文敏妙日成十餘篇作霖好學深思常偃仰臥竟日或草創後復毀之然出而人以爲高文典冊焉會南昌萬元吉知作霖崇禎三年庚午舉孝廉第一作霖既就徵春官而渭益落常試居下自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曾絃曾絃取熟視曰子文誠善吾猝未識也竟高拔之後數年而復袖其文爭之

提學使者任贊化贊化怒更黜渭渭大噪而郡之薦紳先生亦有言渭實名士者久之乃復其故崇禎七年甲戌作霖入對策言今天下劇賊窟秦蜀隸晉豫孔棘殆矣天子不可不及時收人心若崇任苛深責文法恐天下亂傳冠得之以示文震孟共嗟嘆署上第而宰相溫體仁惡其言直排之不收也庚辰作霖復罷春官渭亦且摧挫老矣每醉則謂其友人曰吾馬周也天下方有事胡不用我天下且不知文士况能知我或遂怒罵其坐客或醉而哭坐客益以渭爲狂作霖忽怒罵曰若富貴子席父兄餘業飽十數椀肉羹耳天下亂形已成無英雄能救之者吾輩固旦暮死而謂渭狂何哉舉坐酒皆醒而其友人吳伯裔伯裔侯方域則皆哭泣時方嬉遊修春社於吳伯裔之家因慘沮不樂罷去閱二歲而爲崇禎

十五年壬午宋城破作霖不知所終其友侯方域曰作霖死矣作霖慷慨意氣丈夫也烏能鬱鬱瀾迫脅乎作霖必死矣後甲申宏光立錄中外死者宗伯亦廉知作霖果死遂爲請贈以爲祠部郎而張渭當城破時賊以刀砍之頤張且斷矣渭猶右手灑其髯之血而以折臂手自承其頤徐步行口吶吶罵不止又一賊從後至研以刀乃仆而死渭故貧饒心計縱橫術立置產逾萬而其子後鬻於市僧馴狎者不數月皆盡無所得作霖無子有弟作肅姪世琛文行甚高人見之猶想見作霖云

侯方域曰嗚呼古之死而不知其所者多矣其懷材質者或不得見用於世而傳之亦異又足悲也四子之文學不具論以余交當世之縉紳先生以及知名士未有如裔與霖之大

國朝文錄 卷之十一
略者也稍稍文弱然其死又何壯也渭乃自比徐渭卽禰衡
何足道哉嗚呼而皆不幸而死矣由今論之豈其不幸歟豈
獨其不幸歟



三烈婦傳

施閏章

于湖沈子坐海上事見法妻妾自殺者三人妻方氏知書通
大義無子有妾汪俞鮑三氏方遽引謝不當夕順治己亥三
月乙巳沈死江甯方慟哭絕復甦前諸姬而誓曰臣妾義皆
從一夫子旣獲死所矣未亡人且殉諸姬奈何皆泣曰主死
何生爲謹惟命方遂不食七日卧不能起時有司奉檄諸死
事家沒入其孥於是監以媒姬有不虞者坐罪汪鮑二人佯
好語共媒姬食飲示無他意夜半闔戶自經死且啟視之汪
繫頸於床手自曳帛爪陷入其掌鮑頸環血痕無組蓋汪代
鮑拉絕而後自經云是時方氏不食十日矣聞之曰是可報
夫子地下吾死無恨遂瞑於是士大夫聞之皆大驚歎沈子
誠烈士三氏亦奇婦人也方獨餓十日死爲尤難彼汪鮑皆

國朝文錄 卷之十一
妾媵汪又故娼也相須以盡君子以是又多沈子之能爲夫也尸逾數日面如生知太平府遼陽李公芝英親酌酒弔之呼爲三烈婦俞故多智能有口辯鮑且死屬以懷中三歲女俞受而哺之爲三氏經紀棺殮籍其家惟俞氏抱一乳女吏疑有匿漏窮訊再四俞痛哭曰吾主人實無子必欲拷索妾惟并此女畢命以殉由是吏不能難沈氏之族以免而俞自髡爲尼卒不辱

戴南枝傳

潘耒

戴山人易字南枝不詳其世系出處語操越音數稱說劉念臺先生及西戍閒事蓋越之遺民云來游吳門年七十餘矣蒼顏古貌幅巾方袍談論娓娓喜吟咏能作徑寸八分書吳人傳客之先師徐俟齋性行高峻平居闔戶不見一人特與山人相得稱老友先師暮年喪子欲自營葬地以告山人山人曰堪輿家言人人殊且君無力延致吾粗明此術當爲君求之先師言先文靖公葬陽山吾不欲離其側子勿求諸他所山人乃芒鞋簪笠循陽山左右求之久乃得一地屬諸大姓購之不得而先師沒僅一鰥婦一孤孫饘粥不繼謀葬先師於祖塋而族人不可山人曰吾業已爲俟齋任此事不得地一日不了於是棄絕百事買小舟遍歷諸山邨舟所不至

徒步跋涉高山荒谷無不窮探風餐水宿無閒寒暑山人素不爲人相地人亦無以是煩山人者獨爲先師營度費皆自辦之經年乃得地於鄧尉之西真如塢以告未曰地甚佳又在梅花深處與高士相宜地價須三十餘金無所出未先以十金成券餘將徐圖之會未有黃廬之游山人募於人無應者乃矢願賣字以買地初求山人八分書者非其人多不應得者必厚酬至是榜於門書一幅止受銀一錢人樂購之費稍稍集又相旁地當買者并買之凡四十餘金而地畢入未遠遊歸驚喜過望蓋吳下營葬惟卜地最難地師旣鮮良者薄有名卽高自標置喪家具舟輿備飲饌同相視三四年或不能得一善地先師旣憇遺孤孫族黨無相關者未又遠隔百餘里於何求地旣得地則葬費雖重猶易舉未於是力任

之義故聞有助者又費七十餘金而先師竟葬矣旣葬山人復爲之培土栽樹伐石立表又費三十餘金意猶未已山人酷貧寓無隔宿炊冬月常衣絺其求地也目之所營神之所馳無往不在是驚面繭足徬徨山谷中不知疲倦其賣字也銖積寸累悉歸之地不妄費一錢一蒼頭不能忍飢輒辭去寄食僧舍中語及徐先生必流涕人多笑其迂譏其愚終不爲悔至誠感人事竟以集嗚呼先師簪纓世家親族故舊甚衆身後鮮過而問焉者山人非有葭葦之親簞笠之雅徒以片言心許不惜傾身命以踐之無所爲而爲豈非天下之高義哉充是類也豫讓之吞炭嬰杵之藏孤桃哀之併衣保安之積絹何所不可爲山人不言其生平然大略可知矣山人作釣臺詩至數百首有家不歸年八十避賀壽者之釣臺旬

月乃返焉
贊曰越多奇士若唐玉潛林霽山輩義甚高山人其流亞與
侯齋先生苦節五十年所遭逢多奇阨晚得山人力遂以克
葬蓋有天焉然吳中第一義舉爲越人將去念之令人慙士
有一節而足以垂名千古者余傳山人不及他事然以不朽
有餘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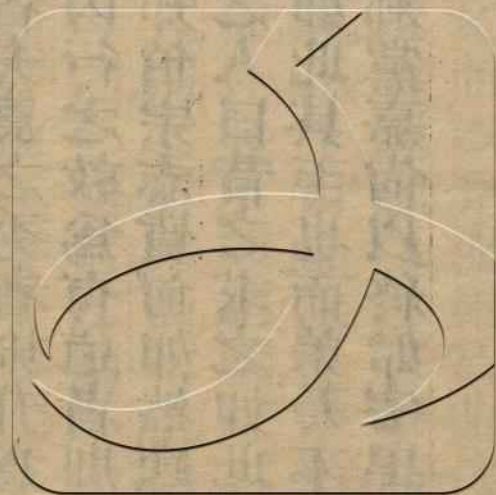
書吳伯宗尋弟事

李光地

吳伯宗山西稷山縣民弱歲喪父母兩弟俱幼相依一日其
少者忽失去伯宗訪求數年未得其次者忽又失去伯宗哀
切不能已遠近尋覓稍有音問則以負販爲名不憚千里庶
幾得之後其少者得之都中爲高姓人僕高遇之頗厚且感
其兄之義謂之曰吾爲子善撫以待子方求次弟有行來時
可併歸也時已微聞其次之信乃在甯古墟將軍所部下甯
古墟者北去遼陽盛京尙數千里爛胛天明墮指裂膚之地
國家所以處罪人也伯宗慨然與其季別曰吾得仲則偕
返不返則併吾之妻子屬子矣舊都郊關出入有禁限伯宗
率以計達至則跡其弟果在也赴將軍訟之使部下將領質
焉中間伯宗忽躍起不跪將領怒而朴之血被面伯宗徐曰

民非敢與官抗適見畧吾弟者奴吾弟者皆王法不宥之人也美衣幅平立官側民兄弟良家子爲奸人誘掠萬里投命官不急明其寃而以罪囚相待俯伏詰訊民是以不服將領意悟且懼其還返鬪顛白之將軍而歸之自出關至入歷三時其在甯古塔正冬月節候極寒足凍盡見骨兄弟相扶數日行冰雪中僵仆幾不能起嗚呼其懇勤可書也李子曰兄弟相失相求人情之常非高行也自俗化之衰倫理日薄兄弟尤甚及父母之存而有尤閱不相能者逮乎同氣而分富則競財產貧則計錙銖妻子奪之外人閒之漸而陌路不如故哀原隰急患難者聖人猶以爲情之至而糸之經也伯宗之求弟久而篤勞而決及其出關訣季之言則之死而不怨人盡伯宗世豈有手足相忘之事哉伯宗頗識字嘗於旅店

讀論語至父母之年則歐啼哭失聲嗚呼小宛之哀興於明發能友者未有不厚於孝者也伯宗雖農民在京師相國澤州陳公高其義旣與爲禮又爲詩七十六韻以誥之縉紳士友多就見之者夫農之秀者則升爲士古之制也冀缺茅容路側耕夫以內行之敦爲有道者別識卒於賢臣名士青史爛焉余誠未知伯宗志質何如然願伯宗自此永昆弟之好無使異日鄉之人曰昔之求之如此其勤也而後乃稍衰且曰兄之念之如此其至也而弟乃不類則雖求澤於詩書文以禮樂而使鄉黨嘉尙以終始宅里之表王政其舍諸



國朝三家文鈔小傳

宋 肇

侯方域字朝宗商邱人祖執蒲官太常卿父恂崇禎閉官戶部尙書叔父恪官祭酒方域既世家子負才氣幼從其父宦京師習知中朝事而於君子小人門戶始終之故尤熟悉喜納約名士與貴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最善阮大鍼者故魏奄義兒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爲檄檄大鍼罪應箕貞慧實主之大鍼媿且恚然度無可如何訶知方域與二人者相厚善也私念得結交侯生因侯生以交於二人事當已乃屬其客陽交權方域方域覺之謝客不與通而大鍼家故有伶一部以聲伎擅名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者而會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朝宗置酒高會趣徵阮伶大鍼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令他奴訶之方度曲四座互稱善奴走告大鍼心益

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箕踞叫呶語稍及大鉞遂戟手罵詈不絕口大鉞聞之乃大怒而恨三人者尤次骨後數年南都擁立大鉞驟枋用興大獄將盡殺黨人捕貞慧入獄應箕亡命方域夜出走渡揚子依鎮帥高傑得免方域儻募任俠使氣好大言頗以經濟自詡遇人不肯平視然一語合輒吐出肝肺譽之不容口振友之阨能不愠千金然亦喜睚眦報復時扞文網崇禎末劇寇李自成圍汴急詔侯恂出督師援汴方域進曰大人受命討賊廟堂議論牽制奏請不時應徵調難集願破文法以賜劍首誅一甲科令守而晉帥某師噪當斬以徇軍事辦威立疾驅渡河就左良玉於襄陽約陝督孫公傳庭犄角於秦賊乃可圖也恂叱曰是跋扈也小子多言遂遣歸 國初河南巡撫某公廉知方域豪橫狀將案治

先太保文康公方家居從容語撫軍曰公知唐有李太白宋有蘇東坡乎侯生今之李蘇也撫軍笑而止後有書與犖曰方域叨受太保公深知常援其難指此事也方域爲舉業有盛名崇禎己卯舉南雍第三人以策語觸諱斥人 本朝順治辛卯舉豫省第一有忌之者又斥犖鬱鬱死年僅三十有七明季古文辭自嘉隆諸子貌爲秦漢稍不厭衆望後乃爭矯之而矯之者變逾下明文極傲以迄於亡方域始倡韓歐之學於舉世不爲之日遂以古文雄一時末年游吳下將刻集集中文未脫藁者一夕補綴立就人益奇之既沒而文章乃大行學士大夫幾於家有其書於戲盛己初陳貞慧就逮入詔獄鍛鍊久之會大鉞敗得脫歸後十餘年卒於家方域所著壯悔堂集文十卷詩二卷又遺藁一卷皆板行

今海內能文章家往往稱魏叔子叔子名禧一字冰叔贛之甯都人兄祥弟禮並能文章而禧尤知名故又往往稱三魏云禧年十一補邑弟子員試輒冠其曹後十年會甲申之變愍帝死社稷聞號慟從博士後日哭臨縣廷居則憤惋叱咤如不欲生已乃謝棄諸生服隱居教授禧負才略善擘畫理勢對客議論目光奕奕射人事前決成敗縣策而後驗者十常七八初流賊之方熾也承平久人不知亂且謂寇遠猝難及禧獨憂甚移家翠微峯居焉翠微峯距甯都西十里四面削起百餘丈中徑坼自山根至頂若斧劈然緣坼鑿磴道梯而登出其上穴如甕口因寘牖為守望士友稍稍依之而彭士望林時益亦至士望南昌人遭亂喜結客立義聲於時與禧立談定友遂偕林挈妻子來家翠微林字確齋與士望

皆工文章世所稱易堂諸子也其後數年甯都中寇被屠掠而翠微獨完禧既謝諸生益肆力為古文辭授徒窮山弟子著籍者常數十人喜讀史尤好左氏傳及蘇洵其為文主識議綜練世務而凌厲雄健不屑屑規撫形肖如世之貌似大家者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槩激昂摹畫淋漓故其所為新樂侯劉文炳及姜採江天一諸傳尤工年四十餘乃出游涉江逾淮數遊吳越閒思益交天下士聞隱逸道德之儒不憚數百里造訪於吳門交徐枋金俊明西陵交汪胤乍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顧祖禹方外交藥地橋木皆遺民也康熙十七年詔中外舉博學宏詞士徵詣闕禧亦在舉中以疾辭郡縣督趣就道乃昇疾至南昌醫藥屢月稱病篤罷歸後二年赴維揚故人約舟至儀真忽暴心氣病一夕卒年五十七

著有文集二十二卷詩集八卷目錄三卷左傳經世若干卷皆行世先是以博學宏詞徵者凡百餘人獨薦與李頤不至頤字中孚盩厔人以道學著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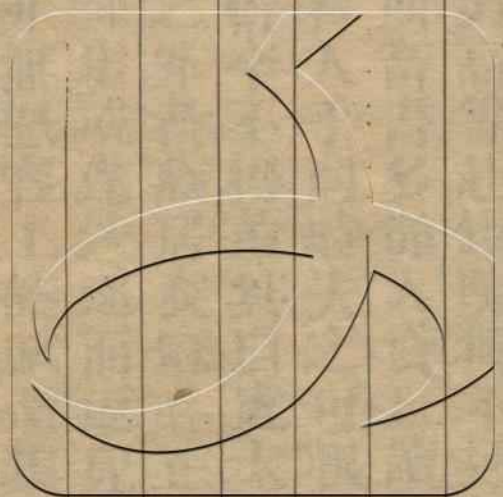
汪琬字茗文別自號鈍翁晚居堯峰學者稱堯峰先生幼孤奉母讀書能自刻苦順治乙未成進士除戶部主事遷員外改刑部遷郎中會江南奏銷案起例奪二官謫北城兵馬司指揮北城於京北尤劇號難治琬當官不畏強禦多惠政大著聲跡滿漢大臣有斂手避之者簿書雜冗裁決如流朝士知之者曰汪某文士不意其長吏事如此再遷戶部主事時設左右餉司琬官左司堂官兼攝十四司兵餉尙書王宏祚雅器重之用才能出視西新倉得羨金上之 朝使竣以疾請告歸琬力學於書無所不闕而尤邃於六經其爲文出

入廬陵震川閒務疏通經傳闡身心性命之旨海內以文章大家推之而碑版之文尤見重於世既歸屏居堯峰麓益讀書事著述晝夜手一編咿哦如諸生時自從遊弟子外即方面大吏躬造請罕見其面以是望逾起 今上十七年 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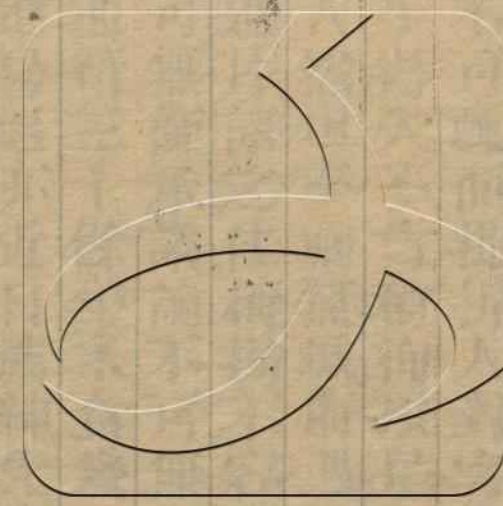
舉博學鴻辭大臣交章薦徵詣 闕 御試體仁閣下 上親署名甲等改翰林院編修命纂修明史琬入史館僅六十日譔史傳一百七十餘篇遽以疾請總裁者難之琬力請不已後年餘竟 予告歸歸時年六十自是訖其歿且十年終不復言出矣甲子冬 聖駕東巡至蘇吳門在籍諸臣恭

迎河干 上獨顧問琬良久微 御前餅餌二盤以賜還次無錫駐蹕惠山召撫臣湯斌諭曰汪琬久在翰苑文名甚著近又聞其居鄉不與聞外事可嘉特 賜御書一軸乙巳再

巡幸蘇命鴻臚寺官召見 行在又 賜御厨供饌及果
品時論榮之其明年冬邁疾卒年六十有七琬性奔急不能
容人過意所不可輒面批折人對客議論大聲頓發赤目光
炯炯雖詩文小得失不肯稍徇以是人多嫉之士友相傳汪
鈍翁喜嫚罵人然坦率胸無城府遇其服善處不惜首俛至
地喜獎借後進片語之佳稱揚不容口家居弟子日進常教
之曰學問不可無師承議論不可無根據出處不可無本末
其大指如此通籍三十餘年家食幾二十年杜請謁絕苞苴
敦儉素其難進易退亦近日薦紳先生所難者所著鈍翁前
後類彙續彙凡若干卷歿之前三月合諸彙手自刪定益以
晚年所作曰堯峰文鈔五十卷行世嘉興計孝廉東序其文
以謂儒林道學史家分而爲二惟先生能貫經與道爲一而
著之於文世以爲知言云



國朝文錄 卷六十五



楊石民先生傳

張貞

萊灘楊先生者名青藜字祿客賦性厓異讀書至介石之貞心焉慕之故自號石民少不學十六歲始識字十八補縣學生試有司多第高等赴鎖院獨不遇即遇亦僅中副榜性喜博綜家貧無所畜書多從人貸且讀時有得輒欷歔流涕曰當吾世而有若人乎同時失之可恨也每期徧歷天下求如古人者與之游卒不得蓋其自處太高與物太峻孤潔嚴厲有出乎人情之外者燕居衣冠必正視履必端道遇糞穢及治容必掩面卻步或遂逡巡而返兒童輩戲以不潔置其門則終日不入亦無怒容工詩賦遺集具在讀昆侖篇知其學有根柢讀寶劍吟知其胸有經濟作黃河賦浩浩數千言莫窺其涯際自知不合於世亦不輕以示人歲丁酉安邱劉少

傳方貴幸用事忽遺以書曰交淺言深昔人所忌某初信之今乃知其不然夫有所爲而言者利於己之言也雖交深不言可也無所爲而言者忠於人之言也雖交淺言之可也閣下之交某淺矣某之見知於閣下亦未深矣其必欲盡言無隱者知閣下可與言者也某北海布衣近閣下居五十里聞自壯歲已入承明某素遠貴人之門故稔知其人而未覲面者四十餘年矣丙申歲某友子延在翰林閣下於其几上見某詩一卷亟稱之明年春假歸葬兄某時客安邱謬投某一札中有向在子延處得讀佳作知百里內有賢士久矣之語嗟夫古之所謂知己者以道相尚不以文相詡閣下之知某獨以詩也哉閣下之知某淺矣某之見知於閣下亦未深矣其必欲盡言無隱者知閣下可與言者也卽以閣下不欲聞

之言進之可幸無罪也某聞之登高者不極其顛探淵者必避其險非顛與險之果能危人也恐至而忘所處焉危斯乘之矣今閣下位列台鼎顛矣險矣能退則退善矣不然而優游歲月伴食中書雖無補於國事或亦可以自全迺某伏處草茅稍有異聞焉龔芝麓之鐫十三級則以蜀洛分塗也趙清止之坎壞終身則以避馬末遠也周櫟園之擬以立斬則報復睚眦也陳百史之無辜伏法則與爭權競進也其它訛傳尙多事關鴻鉅有傷國體有干名教諒閣下所必不肯爲者故未敢深信而妄言之卽此數端苟或有之亦足招尤矣其居鄉也檢束家人固爲得法其閑不無一二跳梁者如時禁私嗾大車方軌而進皆謂劉衙湯鹽不許通洋大木連艫而下盡稱相府房料所在有司莫能訶問至昏姻田產與舍

人子有連者雖抱深冤孰敢興訟諸如此類人人側目而閣下固未之知也直指陳君既稱顯秩按部安邱亦重事權乃與盛倅并轡入城未至尊府半里許卽下車行泥淖中又過半里許然後升車有勢如此他人以爲榮有道如閣下能不懼乎不幸而傳之朝廷功邪罪邪閣下高明盍一思之閣下之所居與閣下之所行衆忌之而欲擠之者匪朝伊夕矣迺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竊爲閣下危之今日惟當速解相印投劾歸田偕二三素心之士卻詩文談性命何樂如之况閣下之位人之欲居者衆矣閣下歸則大寮必喜上亦不怒族黨咸執咸烹羊醢醢以尊舊好亦人生不再觀之遇也某之有言非若昌黎老泉之鳴號知己欲有所求而言也直爲閣下耳閣下貴盛之日久矣不謁之於昔而言之

於危疑險巖之時求人者必不若是某學宗東魯以道爲進退非但無所求而已感閣下先施之誼又託在同鄉不能嘿嘿而亟欲效愚忠於閣下也聞之智者能謀勇者能決某之言無可取焉則已苟可少裨萬一而輕棄之恐亦閣下之不聞者也語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倘謂帝眷方殷猶豫不決厥心一生卽欲退而弗及矣伏惟閣下留意焉相國得書雖不能用然亦無以難也晚年移家安邱潛心性理之學掃除一室匿迹其中密於窻隙窺之正襟危坐聲聞俱寂一編自對則洛閩諸先生書閒有披其燧者不發一語坐久彌恭祇覺冰雪之氣逼人而已先生從不問家人產老而家益落寄食友朋行止自如絕無依人局促狀論者以爲有古介士風年九十而卒葬安邱東郭外

贊曰先生規言矩行目無旁矚見者皆笑爲腐儒及有激於中侃侃而談無所回避居然天下之大勇矣使相國能用其言於未敗之先一身既去人可漸與相忘奈何沈溺故常壯往不已世祖皇帝亦漸疑之言官因盡發其私天子震怒簿錄其家子孫隸籍旗下及上疾彌留遺詔罪已猶謂其偏私謬忌深悔夫斥逐之不早相國聞之自恨以死或云有它故不忍言也於戲相國之罹禍酷已極矣然禍不酷無以徵先生之識迺識雖高而究與魯公之塾師平原之館客同其無用也惜哉

廖氏傳

李良年

廖氏者開封某縣人流寓東南嫁沈大誼美容儀工挾彈走馬及鞦韆蹴鞠高繩諸技所至人遮道觀往時吾見之烏程道上羣少年方逐射顧見紙鳶起一人出錦織成約曰卽中與若錦不中罰如直於是少年皆不中廖氏行而前曰妾請爲君彈之一發而得載其錦以去其後復見之吾里呼之園舍中使盡其技隣比從屋上窺之皆歎絕自是不復相聞後十年移家吾郡之南村值歲大旱村人多絕食廖氏爲給一月糜賴以全者數家亡何大誼死慨然曰吾少之所爲長而悔焉所爲浮沉者壻非此不活也令壻死甯復爲辱人賤行哉遂著比丘尼服邀其鄰一老嫗俱入皋亭山結茅屋惡衣糲食焚香誦佛見者不能狎也山有猛虎常殺人過其門率

同車之金 卷之五
馴擾而去山中人益異之嫗歸述其事予蓋自歎其昔之淺
於窺氏也或謂廖氏生長江湖之上嬉戲躍冶久矣豈能作
苦居深山終其身然彼既美顏色負絕世之技不幸而夫死
使不自愛其身則土豪俠少且爭致之顧舍此不爲遠蹈荒
山虎穴中其所挾持未可量也天下大平一二英傑無以自
見往往託於藝術而流俗不察謂之無人觀廖氏可知矣

湯中丞稌記

馮景

予問黃進士春江湯中丞潛庵自明至今撫吳者誰比曰海
忠介周文襄得公而三因言公蒞任時某親見其夫人暨諸
公子衣皆布行李蕭然類貧士而其日給惟菜菔公一日閱
簿見某日市隻雞公愕問曰吾至吳未曾食雞誰市雞者乎
僕叩頭曰公子公怒立召公子跪庭下而責之曰汝謂蘇州
雞賤如河南耶汝思啖雞便歸去惡有士不嚼菜根而能作
百事者哉并笞其僕而遣之公生日薦紳知公絕餽遺惟製
屏爲壽公辭焉啟曰汪琬撰文在上公命錄以入而返其屏
及內擢詹事將行百姓號呼如兒失母罷市三日各繪像以
祀去之日窮鄉下邑士女童叟手焚瓣香咸來會送民共闔
城門不得出公勞且慰曰吾何德而勞父老乃至於此民皆

羅拜泣涕良久乃得行敝籠數肩不增一物於舊惟廿一史則吳中物公指謂道左諸公曰吳中價廉故市之然頗累馬力嗚呼清興以來八座之中一人而已宋李及知杭州在郡數年不市吳中一物比去惟市白樂天集一部當時賢之然李則郡守而湯公位開府又賢於幼幾遠矣宜其可以媲美周海而三也謹記之以備異日史官之闕

奇奴傳

馮景

甲子秋 皇帝避暑塞外有人衣短後無冠跪伏道旁大呼萬歲 上聞止輦問之對曰條奏時務十二事 上覽其奏而未半也問若何人對曰臣比部郎中某甲家奴也 上怒曰是而所宜言邪奴敢爾奴敢爾杖而流諸關外監行伍伯路問曰若何為者朝中人林立少若言耶為人奴良苦然猶

愈於死今烏喇得流人繩繫頸獸畜之死則裸而棄諸野且官人直言作忠臣死即揚大名耳若即死後世誰知者而乃若是奴仰天歎曰此而公所以欲死也吾為人奴雖勞苦不廢書見今世務宜言甚多意頗望臺省或此月不言必他月也久之無聞焉又謂今年不言或明年至明年復然自今以往不可復待故迫而為此吾常恐未獲死所今若此即魂魄不愧創甚不能行未出關而沒伍伯還京師告人如此馮子聞之流涕曰嗟乎奴人者不言適為人奴者言邪且 皇帝仁聖固能虛已納諫者特不欲以一奴辱朝廷輕當世士其尊貴有位君子何等也是奴奴其身而儒其行真奇奴也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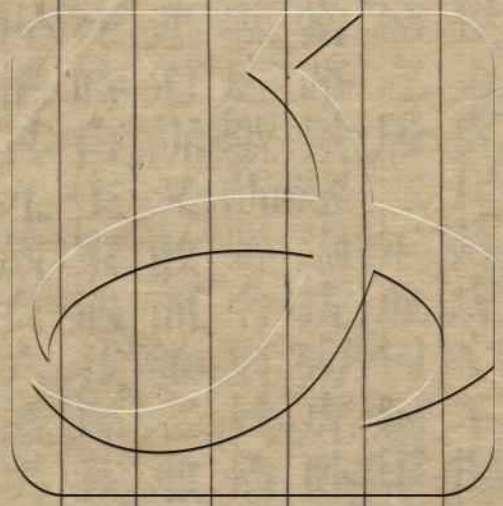
王山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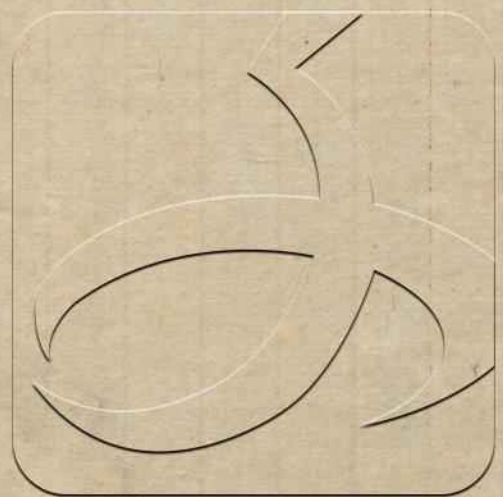
馮景

王山者歸安縣重湖村人生六歲其父鬻於婺人范堯章為

奴堯章旅寓菱湖待山有恩已而堯章老益貧山壯未有室
為主經營生計日夕盡瘁不私絲粟堯章甚誼之病革謂山
曰若苦矣我妻我子不逮若之事我勤我病累月若衣不解
帶目不交睫眼脂糊兩匡而炊藥不衰若苦矣我還若賣身
券我死聽若所之山泣對曰奴六歲事主於今四十年恩猶
父子奴之去畱不在券也堯章歎息良久曰雖然子苦矣吾
終還子券矣遂還山券而沒山竟畱不去備庖取直以供主
母堯章僅遺棲樓二閒棺停其中未葬隣火發將及樓時水
涸風烈烟燄蔽空山趣主母幼主亟去主曰如匱何山曰山
力能出出之不能則與匱同燼矣遂閉門拒火撫匱呼天火
燎檐山以貯水仰澆之俄而風迴火熄是夜焚者三百家范
氏樓獨存康熙癸酉仲春事

馮子曰昔蔡順母棺未葬火逼其廬順伏棺叫天火遂越燒
他室長沙孝子古初父喪未葬隣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
扞火火為之滅今又於玉山見之矣





記女奴景事

陳廷敬

女奴景贅夫柴乙皆從予京師乙病景輿以歸及家而乙死
既瘞景時節哭瘞所虎啣豕來熟睨景景哭極哀不見虎樵
人遙見呼景景近虎尺許虎卒不傷也其家諸柴數逼景嫁
不從朝夕虐酷之居二年愈旬旬環伺將奪之景乘夜奔訴
之縣道遇虎當路景趨過虎旁虎卧如故景抵邑門坐守至
天明門開趨縣庭號訴縣令哀其情召諸柴數而箠之後令
行案境中景遮道訴又數而箠之愈箠虐愈慘景非死無所
之矣乃念乙死時言主家遇我厚我死終不能報主人恩甚
恨之景於是提攜其九歲女六歲男泣涕匍匐乞食野宿走
京師行五閱月而達記程二千里中多峻山大水水潦秋方
盛深及腰腹以上景凡涉水則先負一兒抵岸再返負其一

國朝文錄 卷六十一 傳狀類二
兒日數涉涉幾死者數矣蓋其艱如此至之日家人以告余
詢之言歷歷感其事不禁泣然泣下左右觀者無不皆泣女
奴微者耳名義所不責而能卓然自立使人感動如此此豈
非出於其性者耶夫士大夫之行其大於此不可爲量數而
能如景之出萬死一生而不變者誰哉或曰景習於主家蓋
道義所薰染也夫士大夫豈無載籍師友耶而忠孝節烈之
行往往存於樵魯僕婢至義足以馴猛獸誠足以濟生死百
世之下將有聞而興起者豈以其微顯異哉故傳其事庸以
告天下之爲君子者

賀向峻汪參傳

邵長蘅

賀向峻字葵忱丹陽之蔣墅人甫髫補邑諸生豪宕負奇氣
好呼盧博塞諸戲又好客客日十數人浮白酣呼醉則指切
時事罵詈貴人相與抵掌大笑以爲樂甲申燕都失守聞愍
帝死國則痛哭累日咯出血數升久之聞都擁立柄國者方
營苞苴漁聲伎植朋黨外則藩鎮擅兵恣睢向峻知事不可
爲益憤憤乙酉夏王師拔金陵披髮狂走數日呼汪參味
首跨兩刀率壯士十餘人馳去

汪參字中子故周鍾門人也先是參從鍾客京師會闖賊入
參和藥進曰先生負盛名當死先生死無過今日鍾謝曰生
幸教我甚善然實無意引決參趣之再三唾曰吾誤矣遂易
丐者服遁歸向峻遇之逆旅一見語合握手約兄弟甚懽參

善馳射舞稍向峻喜擊劍每中夜呼起舞劍槩相摩戛鋒然有聲聞者心掉時時麻衣繩屨彷徨草澤閒抵暮相持慟哭返人目爲兩狂云去則之大丕山旬日聚衆千人襲金壇破之 大軍徇江南諸郡縣向峻爲主兵首畫計策不聽或勸去之曰共舉事棄之不義吾與城俱碎耳兵敗被執不屈遂遇害死時年僅十九初城破時汪參跳而免已稍收其餘卒復搏戰城外殺傷過當參知事不濟步行拔短刀手格殺四五人參亦被重創死參未死前數日周鍾以汗僞命逮繫詔獄論棄市

贊曰嗚呼申西之際江左偷安羣狐柄國強鎮環列擁甲以嬉及 王師南牧魚爛獸駭一夜絕蹤向之憑城社盜威福者捧馬足乞哀角崩恐後而慷慨蹈難至捐脰穴胸不悔者固爾諸生也異哉然吾聞長老家言同時以諸生死事貴池別吳應箕宣城則麻三衡武進則吳福之張龍文崑山則朱集璜陶琰長洲則顧所受皆死未三十年鄉里已鮮能舉其姓氏而史亦未必與殉節諸臣同傳悲夫悲夫

閩典史傳

邵長蘅

閩典史者名應元字麗亨其先浙紹興人也四世祖某爲錦衣校尉始家北直隸之通州爲通州人應元起椽史官京倉大使崇禎十四年遷江陰縣典史始至有江盜百艘張幟乘潮闌入內地將薄城而會縣令攝篆旁邑丞簿選愜怖急男女奔竄應元帶刀韃出躍馬大呼於市曰好男子從我殺賊護家室一時從者千人然苦無械應元又馳竹行呼曰事急矣人假一竿直取諸我千人者布列江岸矛若林立士若堵

牆應元往來馳射發一矢輒殪一賊賊連斃者三氣懾揚帆去巡撫狀聞以欽依都司掌徼巡縣尉得張黃蓋擁纛前驅清道而後行非故事邑人以爲榮久之僅循資遷廣東英德縣主簿而陳明選代爲尉應元以母病未行亦會國變挈家僑居邑東之砂山是歲乙酉五月也當是時本朝定鼎改元二年矣豫王大軍渡江金陵降君臣出走宏光帝尊被執分遣貝勒及他將略定東南郡縣守土吏或降或走或閉門旅拒攻之輒拔速者功在漏刻遲不過旬日自京口以南一月閒下名城大縣以百數而江陰以彈丸下邑死守八十餘日而後下蓋應元之謀計居多初薙髮令下諸生許用德者以閏六月朔懸明太祖御容於明倫堂率衆拜且哭士民蛾聚者萬人欲奉新尉陳明選主城守明選曰吾智勇不如閻

君此大事須闔君來乃夜馳騎往迎應元應元投袂起率家丁四十人夜馳入城是時城中兵不滿千戶裁及萬又饑無所出應元至則料尺籍治樓櫓合戶出一男子乘城餘丁傳餐已乃發前兵備道會化龍所製火藥火器貯堞樓已乃勸輸巨室令曰輸不必金出粟菽帛布及他物者聽國子上舍程璧首捐二萬五千金捐者麀集於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畧鉛丸鐵子千石大礮百烏機千張錢千萬緡粟麥豆萬石他酒醕鹽鐵芻藁稱是已乃分城而守武舉黃略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陳明選守西門應元自守北門仍徼巡四門部署甫定而外圍合大軍薄城下者已十萬列營百數四面圍數十重引弓叩射頗傷城上人而城上礮礮機弩乘高下其所殺傷甚衆乃架大礮擊城城垣裂應元命用鐵葉裹門

板貫鐵組護之取空棺實以土障隕處又攻北城北城穿下
令人運一大石塊於城內更築堅壘一夜成會城中矢少應
元乘月黑束藁爲人人竿一燈立陴隄閉而城兵士伏垣內
擊鼓叫噪若將縋城斫營大軍驚矢發如雨比曉獲矢無
算又遣壯士夜縋城入營順風縱火軍亂自蹂踐相殺死者
數千大軍離城三里止營帥劉良佐擁騎至城下呼曰吾
與閣君雅故爲我語閣君欲相見應元立城上與語劉良佐
者故宏光四鎮之一封廣昌伯降本朝總兵者也遙語應元
宏光已走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曰某明朝一典
史耳尙知大義將軍胙土分茅爲國重鎮不能保障江淮乃
爲敵前驅何面目見吾邑義士民乎良佐慚退應元偉軀幹
面蒼黑微髭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鞭笞貫耳不稍寬然

輕財賞賜無所吝傷者手爲裹創死者厚棺殮醢酸而哭之
與壯士語必稱好兄弟不呼名陳明選寬厚嘔煦每巡城拊
循其士卒相勞苦或至流涕故兩人皆能得士心樂爲之死
先是貝勒統兵略地蘇松者旣連破大郡濟師來攻面縛兩
降將跪城下說降涕泗交頤應元罵曰敗軍之將被禽不速
死奚喋喋爲又遣人諭令斬四門首事各一人卽撤圍應元
厲聲曰甯斬吾頭奈何殺百姓叱之去會中秋給軍民賞月
錢分曹攜具登城痛飲而許用德製樂府五更轉曲令善謳
者曼聲歌之歌聲與刁斗笳吹聲相應竟三夜罷貝勒旣覘
知城中無降意攻逾急梯衝死士鎧冑皆鎖鐵刀斧及之聲
鏗然鋒口爲缺礮聲徹晝夜百里內地爲之震城中死傷日
積巷哭聲相聞應元慷慨登陴意氣自若旦日大雨如注至

日中有紅光一縷起土橋直射城西城崩大軍從烟焰霧
雨中蜂擁而上應元率死士百人馳突巷戰者八所當殺傷
以千數再斂門門閉不得出應元度不免踴身投前湖水不
沒頂而劉良佐令軍中必欲生致應元遂被縛良佐箕踞乾
明佛殿見應元至躍起持之哭應元笑曰何哭事至此有一
死耳見貝勒挺立不屈一卒持鎗刺應元貫脛脛折踣地日
暮擁至栖霞禪院院僧夜聞大呼速斫我不絕口俄而寂然
應元死凡攻守八十一日大軍圍城者二十四萬死者六
萬七千巷戰死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城中死者
無慮五六萬尸骸枕籍街巷皆滿然竟無一人降者城破時
陳明選下騎傳戰至兵備道前被殺身負重創手握刀僵立
倚壁上不仆或曰闔門投火死

論曰尙書序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而後之論者謂於周則
頑民殷則義士夫跖犬吠堯隣女詈人彼固各爲其主予童
時則聞人嘖嘖談閻典史事未能記憶也後五十年從友人
家見黃晞所爲死守孤城狀乃撫其事而傳之微夫應元故
明朝一典史也顧其樹立乃卓卓如是嗚呼可感也哉

青門老圃傳

邵長蘅

青門老圃者邵姓而逸其名家有杭百畝秫半之有圃一區
雜植薤韭瓜壺薯蕷蹲鴟之屬千本臧獲執耕農者十餘人
老圃力不任耕獨時時抱甕灌畦圃中欣然自適又數稱慕
其先世種瓜青門者卽自號青門老圃云老圃常業儒兒時
日誦秦漢數千言十歲補弟子員試每高等已累舉於鄉輒
報罷會註新令黜其籍則嘆曰吾固知富貴有命百年且暮

耳而顧敝形勞神爲去杖馬筆北游燕西浮漢沔弔屈賈之遺蹤時木落江清中流倚舫放歌爲之歛歔泣下久之歸則構小室環列卉石清池游魚室中貯几硯經史諸家書數千卷題曰東軒居之老圃豐而得恬淡無他嗜好願好爲詩又好攻古文辭時有所賦撰獨坐一室中冥思遐搜兩頰發赤如火喉閉至咯咯有聲屬稿不積日不出也方構思時類有大苦者旣成則大喜牽衣遶床狂呼遇得意處輒詫不讓古人人往往非笑之或至大罵則益喜自負對客奮髯高談竟日夜不倦遇功名士則搯擊談當世務遇田夫野老則談農桑遇方外人則又談元虛以及干支卜筮種植諸書其言率縷縷可聽然實無所得也性不能飲飲數合輒醉願喜人飲當東軒花時邀客泥飲懽笑竟日客或扣石浩歌老圃則擊竹如意和之以爲樂尤嗜佳山水常曰吾不能如向長待婚嫁畢方斷家事年過四十便欲具一舫載筆床茶竈爲浮家吳越閒游不問地宿不問主往返不問期死便埋骨青山佳處吾願足矣其曠達如此贊曰青門老圃者莫測其何如人也或曰老圃隱居灌畦有以自樂古鹿門漢陰之疇非耶或曰彼方銳意功名壯無所遇是激而逃焉者耶或曰老圃外聲利頽然自放願獨刻苦爲文詞殆有慕於古之立言者與

歲撫養訓誨慈義備至瑞雖年小子侯而宿將舊屬見者器其英偉以爲綽有門風必復其始由夫人教也十三年潮總兵劉進忠反外應耿逆盡驅公族及部曲入閩夫人聞變欲自盡恐仍傷太夫人志乃部勒家衆四面邏衛自率婢媵露刃環侍太夫人左右以備不虞賊聞憚之纖毫不敢有所犯抵漳浦止焉後進忠復與海賊鄭錦合夫人遂移止廈門時兵燹之際遷徙播越部曲散亡略盡夫人與李太夫人徒步沙泥中顛沛萬狀十五年春二月太夫人以年高數經喪難驚悸成疾卒於廈門夫人在流離中倉卒含歛一一如禮是歲平南王亦薨而鄭錦方結怨於閩欲通好東粵乃送夫人還粵奔喪而瑞仍被止廈門未幾入臺灣當是時沈氏之存亡未卜夫人春秋方盛無所依歸阿保左右數以感動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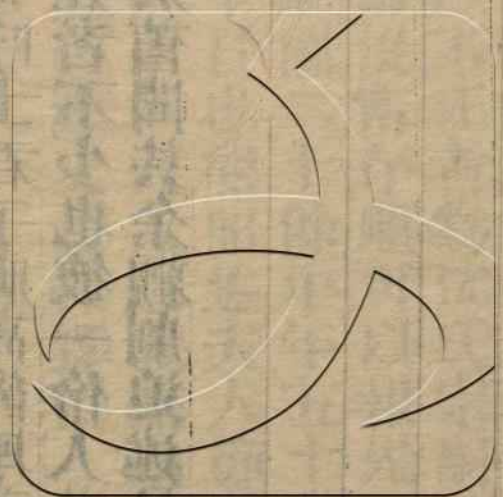
冀夫人稍回其志夫人率正色拒之至伏劍以自誓人由是不敢復言明年王師平潮宗族部曲漸皆還潮而臺灣猶然阻梗未得通夫人念沈氏宗祀不可無主更舉從孫熊昭以續公後時甫五歲夫人所以撫誨之者亦如前立瑞時於是所部都統張夢吉宣言於衆曰夫人於先公未有一日之愛植節矢志百折不回送死事生存亡繼絕凡今日沈氏之宗祧嗣續得不墜於顛覆之餘者夫人力也夫人有大功於沈使湮沒不以上達其何以慰先公部後嗣乎遂具始末入奏上嘉歎久之誥封一品續順夫人凡所以推恩於沈氏者悉有加因夫人故也二十一年嗣公殉難臺灣一時從死者中外共數人訃至夫人痛悼手疏請卹奉旨賜祭二十三年海寇悉平夫人遣屬弁抵臺灣迎嗣公櫬并扶衆喪以歸

復拜疏請以所部回京兼請以熊昭承襲公爵 上皆允奏
至京夫人率熊昭詣遼陽營窀穸擇吉會葬葬畢夫人喟然
曰未亡人所以不死者爲沈氏宗嗣故也今幸而先公有後
死者葬生者歸沒甯存順可以報先公於地下矣悉以家事
委熊昭足不踰閩二十餘年年五十有七乃卒時康熙五十
一年正月二十日也熊昭述夫人節孝大略因前大司馬范
公來乞余爲傳余重夫人之義兼承范公之命不可以辭爲
編次立傳以備修國史者採擇焉

書顧伶事

楊繩武

顧伶者忘其名有足疾號顧蹙脚平時行蹣跚登場疾徐應
節人忘其爲蹙也少年時及事申相國文定相國家聲伎明
季爲吳下甲每一度曲舉座傾倒當是時顧蹙脚之名籍甚
鼎革後曹村金相國謝政歸里遍徵梨園拔其尤梨園諸伎
豔中其選恐不得當也相國素悉顧名遣其儕招之顧謝曰
身獲事故相年已老矣不能更事今相國遂棄其業終身不
復入梨園隊嗚呼士君子膺高爵厚祿又或身負盛名易代
之際更事二姓者不少也彼一伶人乃能存故主之義如此
小山何氏熟於舊聞共余觀劇追述其事感而記之



明吳尙書傳

儲欣

吳公諱仲明字智常號左海歙篁南里人也母戴夢麟曝日
 驚而寤生公中萬厯丙戌進士授司理內陞南京主事由刑
 部改禮部又改吏部文選署郎中是時天下太平內庭逸豫
 蠹耗萬方殫農商賦稅之入不足給庚子礦稅太監四出民
 不堪命矣楚奄陳奉激變武昌漢陽巡撫支大可囁嚅遮飾
 不以實告公發憤抗疏曰臣聞磐石之勢壞於土崩土崩之
 危由於壅蔽今觀楚奄楚無所爲此壅蔽之象土崩之階也
 因具列奉受命出都之狀與聲言搜礦縱黨入內逼辱婦女
 之形大可告一漏十而陛下不可不究察又曰陛下以爲礦
 稅所入有裨國用乎無論飽私橐入剩餘所入有幾而卽所
 入之數會以十分半以助浮費半以市珠寶用者既如泥沙

積者復同朽楮而天下百姓怨氣滿腹矣奈何又言民猶水也水能覆舟陛下席祖宗全盛之業百姓感二百年深仁厚澤沐浴休養之恩凡有誅求竭蹶效命然已有賣田宅鬻男女以應者率此以往財匱民窮家無可賣之田宅身無未鬻之男女饑寒切膚而誅求未厭當此之時所謂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得有其民哉末又曰方今阻撓之例甚嚴大臣諫臣相繼棄斥臣謂陛下棄其身用其言諸臣雖退伏畎畝猶得優游盛明沒齒無憾若盡反其言亂政亟行禍變將作奸雄得借以爲資諸臣且橫罹鋒鏑首領不保而我祖宗之神靈大明郊壇社稷之血食尙忍言哉疏入畱中寢不發鈔然其子孫世世繕錄以傳於後余每讀之未嘗不流涕也公屢忤要人直聲震天下少讀書慕張益州垂崖之爲人也居官

執法所至有威風由吏部轉河南提學再轉至薊州兵備陝西布政簡廣西巡撫政績皆可言獨兵備薊門爲尤著薊門故雄鎮也歲費兵糧五十餘萬諸將朘削購珍玩饋遺文吏極豐酒食遊嬉聲色之奉甲天下由是戶多虛籍其實者貧苦不能自存貢賞之歲州縣派民田以給民多逃亡田廢不耕兵民交困公深以爲憂始至卻饋遺禁宴會革私派將校有司稍自斂戢公上書政府治大將臨敵畏縮者一人削游擊貪婪者一人籍其產然後所屬文武人人震懼惟公令是從葺邊牆築障堡萊蕪之田及邊土廣漠可藝植者募民力耕鋤犁相望勤閱道操寬恤驛遞兵民大懼戴公如父庚戌神宗不豫京師喧傳鄭氏招集醜類欲爲變大臣使人告公俾整飭薊兵朝發夕至公密語其人曰呼吸之間嫌疑之

際爭在毫髮焉用外兵就令朝發夕至亦復讎非定變矣上疾尋愈所傳皆浮言公處大事有定識如此萬厯四十四年起公南京戶部侍郎總督糧儲明年薨於位公痛疾門戶嘗謂今士大夫分曹血戰歧途之內復有歧途伊於胡底耶獨居深念咄咄不依家人竊笑之然明之天下卒亡於門戶如公可謂有先見之明矣歷官十二而家無半畝之宮囊無千金之蓄薨於位須同官所致賻襚斂而歸此人情所極難而在公猶非其至者豈不賢哉天子愍公之薨贈戶部尙書賜全祭葬不爲例公子四人賜玉公冢孫也諸孫中賢而能文章者曰文玉

論曰余讀公擊璫疏嘉其直聞公捐館後家無餘財服其清然當是時東林浙黨之論方起天子經歲不視朝公獨憂之每念不置是則曰清曰直恐未足概公之爲人也明亡天下若潰癰決裂於懷宗而養毒在神宗之世誠得良醫一二拔本塞源詎曰小補惜當時無以大任屬公者而公亦享年不久弗究於大位疾彌留息如線忽呼曰臣已矣奈天下事何蓋其事君如此悲夫



